

東

北

史

綱

初稿

傅斯年 方壯猷 徐中舒

蕭一山 蔣廷黻 共編

第一卷 古代之東北



告白

一、本書共分五卷，外附彩色地圖若干幅。茲因便於讀者起見，每卷分別出版，待五卷出完，地圖印就後，即不分售。

二、本書五卷之標目如次：（一）古代之東北（傅斯年）、（二）隋至元末之東北（方壯猷）、（三）明清之東北（徐中舒）、（四）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蕭一山）、（五）東北之外交（蔣廷黻）。

三、本書目錄、例言、序等，均待第五卷出版時附入。

四、本書文稿及圖稿均已寫定，預計二十一年年尾出齊，惟印刷事件，非吾等所能管理，如小有延期，讀者諒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1143B

東北史綱 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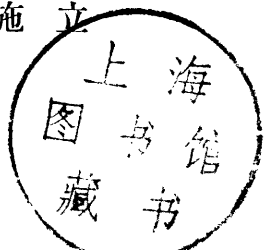
傅斯年

引語

中國之有東北問題數十年矣。歐戰以前，日俄角逐，而我爲魚肉。俄國革命以後，在北京成立中俄協定，俄事變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張。所謂「大陸政策」、「滿蒙生命線」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進攻之口號，而國人之酣夢如故也。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瀋陽之變。吾國愈求訴之於公道及世界公論，暴鄰之凶燄愈無忌，戰嫩江，取錦州，李義山詩所謂「太息先朝玄菟郡，積骸伏莽陣雲深」之景象，擴充至數萬方里之國土。今東寇更肆虐於上海，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奮起禦敵，世界觀瞻爲之一變。國人不盡無耻之人，中國即非必亡之國！然而前途之鬥爭無限，知識之需要實殷，持東北事以問國人，每多不知其蘊，豈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繫於國事者焉。吾等明知東北史事所關係于現局者遠不逮經濟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僅有興會於史學之人，亦但求盡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諸？此吾等寫此編之第一動機也。

日本人近以「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一種妄說鼓吹當世。此等「指鹿爲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爲其向東北侵略之一理由，則亦不得不辨。退一步言之，東三省是否中國，本不以歷史爲其根據。所謂某地是否爲某國者，原有兩種條件，其一，依國法及國際公法之意義所規定，或以承襲，或以割讓，通之于本國之法令，見之于國際之約章，依此意義，東北之爲中國，在一切法律的意義及事實上，與河北或廣東之爲中國領土無殊也。即日人與俄人訂其波次

228163



茅斯條約、涉及中國者、亦須明定其必得中國許可然後有效也。其二、依民族自決之義、必其地之人民多數不與其所屬之國同族、然後始可成爲抗爭之論。今吾國人在東北三省者三千萬、日本人不滿二十萬、其中大多數在租借地及南滿鐵道區、其在中國統治之若干萬方里中僅數千人！如許東北人民自決者、當直將作禍之日本人逐出境外而已。有此二事、東北之爲中國、其意義正如日月經天者爾！歷史之談、本不相干。然而即就歷史以論、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發祥地、遼東一帶、永爲中國之郡縣、白山黑水久爲中國之藩封、永樂奠定東北、直括今俄領東海濱阿穆爾省、滿洲本大明之臣僕、原在職貢之域、亦即屬國之人。就此二三十年之歷史看、東北之爲中國、與江蘇或福建之爲中國又無二致也。今不得已辨此本用不着辨者、此吾等寫此編之第二動機也。

本編所用材料、在前代者以正史及通鑑爲宗、近年吾國學人所考輯者、亦頗引用。關於明清兩代者、新發見之材料頗多、持以實證、當感興會。日本學人近于東北史地之致力頗有功績、今亦引其吾人得見而可信者、借以循是非不以國界爲限之義、且以見日本治歷史者、如公實立言、亦只能將東北史作爲中國學之一部研究之、亦不能不承認東北史事爲中國史事之一部、其地或爲中國郡縣、或爲中國藩封、且東北在歷史上永遠與日本找不出關係也。史學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爲馬、則亦不能謂東北在歷史上不是中國矣！

論本書用「東北」一名詞不用滿洲一名詞之義

日本及西洋人之圖籍中，稱東三省曰「滿洲」，此一錯誤，至爲淺顯，而致此錯誤之用心則至深。滿洲一詞，本非地名，滿洲源流考辯之已詳。又非政治區域名，從來未有以滿洲名政治區域者。此一段，清初爲奉天、寧古塔兩將軍轄境，而奉天府尹轄州縣民政，與山海關內之府廳州縣制無別。康熙以來曰盛京省，清末曰東三省，分設督撫。有清二百餘年中，官書私記均未嘗以滿洲名此區域也。此名詞之通行，本憑借侵略中國以造「勢力範圍」之風氣而起，其「南滿」「北滿」「東蒙」等名詞，尤爲專圖侵略或瓜分中國而造之名詞，毫無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根據。自清末來，中國人習而不察，亦有用于漢文中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本編用「中國東北」一名詞以括此三省之區域，簡稱之曰「東北」，從其實也。

然滿洲一詞之原委不可不辯。關於此事，清代之官樣文章滿洲原流考云：

「天男乘舸順流下，至河，步登岸。……衆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爲舁，迎至家。三姓者議爲主，遂妻以女，奉爲貝勒，居長白山東鄂多理城，建號滿洲。是爲國家開基之始。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啟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珠，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師毘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珠室利爲毘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也。當時鴻號肇稱，實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

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

然此書前面所載之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上諭則又曰：

「史又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中、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爲滿洲、其實卽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

按：滿洲固非地名、然其來原殊自地名之建州出。去年北平故宮博物院發現之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按清太祖實錄今已發見者有三本。最早者爲此一本、其爲最早可以其稱武皇帝證之、康熙初年以後已禁此稱。此本絕少、漢文修飾、稱明曰「大國」、自居曰「夷君」、可見其未經改造。次爲瀋陽故宮所藏滿洲實錄本、此本已有修飾、然尚不多。次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之稿本。塗改數遍、每改則修飾愈多。最後之本爲故宮藏第二本、今已印行者、此本已全、非本來面目矣。有下列之記載：

「二姓人息爭、共奉布庫里英雄爲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國定號滿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誤名建州

按、此書成于清初、彼時滿洲人尙不深自諱飾其來源、康熙南巡謁孝陵時、乃九叩首也。康熙末年始有「得國至正」之辯、雍正始著大義覺迷錄、乾隆始竄改國史、廣作焚書、抹殺明代、藻飾其祖、而滿洲源流考正成于乾隆四十二年、較之清初本之太祖武皇帝實錄、蓋後一百餘年、其時因漢化後自慚而改其祖跡之事、已極不可究詰矣。滿洲爲清代祖號一說之不可信者、有數事可證。一、天命天聰時皆稱金國汗、其遠祖至多亦是爲明人「忠順看邊」見清太宗伐明告示、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二號。者耳、焉得爲人稱曰大皇帝、如謂斯號爲天聰時所造、猶可說、歸之始祖、徒見其虛誕。二、源流考卷一、所說與書首上諭所說全異、一謂肅慎之音譯、一謂番僧之贈號、然乾隆所作全韻詩詞注則又曰、「我國家肇基于東、故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至今漢字作滿洲者、蓋因洲字義

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從俗。」同在一書而有二說、同在一人而有二說、足明此號之源、清盛時本無定論。

最初本太祖實錄以滿洲建州爲一名、而以建州爲漢語之誤、此大可注意者。考建州一詞之成立、最後亦當在唐渤海國時。唐書渤海傳記其府州之名數、于率賓府下有建州、滿洲源流考于此名下注云：

「〔元一統志〕金上京之南曰建州。

〔明實錄〕永樂二年置建州衛。按我朝肇興之地、即渤海建州之故壤也。遼金元皆有建州、並在今喀喇沁及土默特境、爲遼時所移、非渤海之舊。唐晏渤海國志于建州下云：

「按、元代一統志、『混同江俗呼松阿里江、源出長白、北流經舊建州西五十里、』以此考之、則建州之地應在吉林東南額多力城之西、本國朝發祥之地。考寧古塔紀略云、『寧古塔城東有覺羅村、傳爲我朝發祥之地、』而柳邊紀略則作覺羅城。大清一統志云、『鄂多理城在興京東一千五百里、本朝最初建都於此。』盛京通志引元史塔出傳、『乃顏叛塔出、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咸平、今開原縣境、以地考之、則額多力城去開原固有千里餘、正可與元一統志互證建州所在。則前人謂明建州衛即渤海建州信矣。」

據此、渤海之建州爲一地名、歷遼金元而未改、明永樂之設建州衛、實沿千年之習俗、并非創制。按代東北諸衛所創之名皆譯音、其建州之稱、既遠在先代、滿洲之稱、尙不聞于努爾哈齊時、兩字有此等雅稱者、皆文化舊壤。

若爲一詞、只能滿洲爲建州之訛音、決不能建州爲滿洲之誤字。

依上所分解、有五事可得指實者：一、建州之稱、至明中季至少已數百年、約定俗成、官民共喻。二、滿洲一詞、清初未經掩飾之記載、謂卽建州所謂「僞作」者、正指其本爲一詞耳。三、清代遠祖居微小之部落、爲明「忠順看邊」見太宗伐明告示、斷無被西番稱爲「曼珠師利大皇帝」之事。且清

初名金國、不稱滿洲、已由學者論定。四、滿洲一詞之來源、乾隆自己已有兩意見、全不相干。五、此詞在滿語中却作曼珠、將此五事併合、只能有一解釋、卽努爾哈齊所憑以創業之諸部、名建州者久矣。彼雖立金國之號、部落舊稱之習俗不改。且漢化愈深、愈知金號之並非特別體面、於是借番蒙語中蒙古經典名詞多出自番曼殊之詞、以訛漢語中建州之字、曼珠一詞之施用、自當亦東部蒙古喇嘛教之者。蓋喇嘛自元季以來、幾成北部部族之國教、清族初年文化、非漢卽蒙、而其文書乃蒙古也。然其造此滿洲一詞之用心、固昭然爲遷就建州一詞、蓋建州一詞、彼之先祖久已承認、入于神話故事、勢不能改、只好訛之。然則滿洲一詞、謂爲建州一詞之亥豕魯魚可也。按滿建二詞、雖四聲不同、然在今北方土音中是疊韻、故以滿洲訛建州、其事甚便。

建州改號之經過、及滿洲一詞之制度的意義、本書第三卷中另有專篇論之。

第一卷 古代之東北 自最初期至隋前

傅斯年編

第一章 渤海岸及其聯屬內地上文化之黎明

第一節 東北與中國北部在遠古爲同種

環渤海黃海岸、有濟水、黃河、灤河、遼河、鴨綠江、古名馬訾水、大同江、古名沮水之冲積地。此一區域、在漢唐明清之盛、屬于同一之最高政治組織、當南北朝五季之衰、猶不失文化之一統。過此以北、至于松花江、烏蘇里江、嫩江、黑龍江流域、雖在永樂以前中國之統治系統、不過藩封、金元除外、然其民族固皆是所謂「東夷」、通古斯族其一、城郭禮俗、最近中土、南向望化、封貢不絕。且所謂通古斯族者、或謂其正是黃河流域乃至長江下流民族構成之一基本原素、今試看所謂滿洲人者、人體組織、有與黃河乃至長江流域人民巨大之不同乎？人量學之記載、關於此數地者、今尙未有充實之材料、可作大規模之比較、以爲深入之結論、然表面看去、關內人與關外人（無論有漢姓或無漢姓）、除關外人因幼時仰臥而後腦骨稍平外、實無他異也。

近年在遠東之考古學頗發達。以安特生步達生諸君之貢獻、吾等今已確知雖在混用新石器時代、東北區域在人種及文化上已與北中國爲一體。民國十年安特生先生在奉天今遼寧沙鍋屯發掘一穴居留遺、其研究報告見于地質調查所出版之古生物誌丁種第一號第一冊。依此報告、此遺跡中所藏乃混用新石器時代之文化的遺物、而與安君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所發見者異常的合同。其結論云、彼在仰韶所發見之貝環、在此奉天穴居中「驚人的常遇到」且在此奉

天穴居之下層中並發見帶彩陶器殘片、此種陶器「正是在河南遺址所發見用具系統中最可注意的一件事也。」本書第四十二葉 憑此兩點之重要、安君作結論云、「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遺、與彼一河南遺址、不特時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屬於同一的民族與文化的部類、即吾所謂仰韶文化者也。」

此兩地所出之人骨遺留曾由步達生先生研究之、彼之結論亦謂此兩地之混用新石器時代文化居住者大體上是一事。彼云、「經比較之後、知沙鍋屯居民與仰韶居民並與今日北部中國人爲一類。」見古生物誌丁種第一號第三冊

按、安君爲系統的研究中國帶彩陶器之人、其發見已爲世界古代文化史闢一新章、步君爲動盪一時學界之「北京原人」之尋求及研究者。以兩君學術上之威權論、其結論自有重大的價值。憑此科學的根據、謂史前時代東北在文化及民族上即爲中國之一部、可以不謬也。此意據李濟先生、應聲明。

在東北考古得如此結論者、不特兩君爲然、日本學人之憑證據者、亦未能立異說也。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濱田耕作教授于一九二八年發掘旅順之貔子窩、其工作之細密、印刷之精工、頗堪歎服。所附人骨研究、爲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清野謙次教授等所作、其結論云：

總結說來、貔子窩人在許多點上與近代支那人及朝鮮人較遠、而與石器時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鍋屯人爲近。如想到貔子窩人與近代人種的體軀的關係、吾人可說、在甚多骨骼的形質上、貔子窩人對近代人種中、獨與支那人爲最近。然則此石器時代之貔子窩人、謂爲與近代支那人之祖先爲一事、實最可通之說也。

濱田君雖未說得如此決斷，然亦是同意于此者，其言曰：

歷史指示吾人，當年此一中國地段大有爲通古斯民族之名肅慎，後號挹婁或勿吉者居住之可能。鳥居博士數年前曾謂在南滿洲之新石器遺址爲通古斯人，晉書所謂肅慎者所留，此類人在漢武東征前即住此地，至于磚墓貝墓則應歸之于武帝後之漢人耳。此雖可聊備一說，然而誰知其曾于周漢時代佔南滿州耶？又誰能否認紀元前一世紀武帝時以前漢民族之伸張一次再次不止耶？吾人誠不能免於置信者，即武帝時之漢人東漸，不過是前此支那人伸張之重現，而武帝之成功，正以其本地原有相當的民族的根據耳。此區中鬲式甗式陶器之常見，應歸之于漢代，前支那人之伸張，而不應以爲僅是文化之浮面的帶入。縱使貔子窩附近區域曾受通古斯民族相當之影響，吾敢謂此地大體上仍多是支那式，文化上人種上皆然也。此一說實根據在此所得骨骼的及文化的材料之自然的結論。即置此人種的問題而不論，此地所出帶有支那形質之陶器與石器及支那自出之泉幣與銅器，其衆多已足指示其不能僅爲一種表面的移植，而必是深密結構于人民生活中者，只是帶彩陶器之來源尙待後來研究，以斷其究爲本地所生抑是自外引入耳。

至於以通古斯人爲自中國北部向東北移徙之民族，因而中國人與之有一共同之基本之一說，如史祿國諸君所談者，事關推測，不遑悉錄。

第二節 肅慎——挹婁——女真

中國史之起點據傳說在五千年以前，然舍神話及傳說而但論可徵之信史，實始於殷商之代，唐虞夏后，文獻不足徵也。所謂肅慎朝鮮者，地當東北，而時代則並起於殷周之世。茲撮錄中國最古記載此兩地者。

〔左傳昭公九年〕昔武王克殷……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國語魯語下〕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罈，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罈，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周書王會解〕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孔廣森曰、稷慎、肅慎也。

〔書序〕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文從史記周本紀。

以上肅慎

〔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引見太平御覽第七百八十。

〔史記宋世家〕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漢書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

以上朝鮮又肅慎朝鮮皆見山海經及西漢各書、不悉錄。

夫朝鮮爲殷商之後世、肅慎爲諸夏之與國、東北歷史與黃河流域之歷史、蓋並起而爲一事矣。中國對四裔部落每多賤詞、獨于東夷稱之曰仁、戎狄豺狼之穢詞、莫之加也。舉例如下：

〔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說文〕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按儿當爲夷之奇字。

〔後漢書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目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寢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弩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目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騮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目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

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囚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按所謂土著者、應指久居其地附土爲生而言、以對遷徙無定之游牧人。

〔魏志東夷傳〕挹婁……古之肅慎氏之國也。

按范氏所舉之夷、包括實廣、如所說、則河淮下游在大一統前之古代與東北有民族之共同性、此待後論。左傳國語所謂肅慎、其地名不可指實、證以「肅慎燕亳、吾東土也」一語、必去燕不遠、當在今遼河流域、或內及灤河、外及鴨綠、正是戰國時燕之東土。後漢書以挹婁當之、然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在地理上殊不合。范氏所謂「挹婁古肅慎之國也、」亦自有所本。大荒北經郭注云、「肅慎國……後漢書所謂挹婁者也。」郝懿行箋疏云、「今之後漢書、非郭所見、而此注引後漢書者、吳志妃嬪傳云、『謝承撰後漢書百餘卷。』」然則挹婁即肅慎一說、至後亦見于魏初之史籍、更前于陳壽說矣。肅慎在古爲名部、彤弓弧矢、所以成嘉命者、而秦漢時反不聞、後漢書及晉書轉記之。然魏晉時固有以肅慎名國者、則無可疑。魏志、明帝青龍四年、「五月丁巳、肅慎獻楛矢。」晉書更言之鑿鑿、不曰「挹婁古肅慎之國也、」而逕曰「肅慎氏一名挹婁、」且記其事云、「及文帝作相、魏景之末、來貢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

：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罽。至成帝時，通貢于石季龍，四年方達。」如此，則魏晉時有以肅慎名國者，即挹婁，非謝氏陳氏范氏稽古而加挹婁以肅慎之名也。吳士鑑晉書附注云：「據高麗好大王碑，言其踐阼之八年戊戌，偏師出肅慎，掠得某城地人民，云云。戊戌爲東晉安帝隆安二年，是晉之末造，肅慎國尙安然無恙，迨後高麗益強，肅慎挹婁始爲所併。觀隋煬帝征高麗，分二十四軍，其右翼有肅慎道，知其時地入高麗已久，但不悉亡於何年。」按好大文云：「八年戊戌，敎遣偏師，觀島慎土谷，因便抄得莫新羅城，加太羅谷男女三百餘人。」又滿洲源流考言：「挹婁疆域與肅慎正同。」其說不誤。又謂肅慎挹婁珠申女真爲一音之轉，亦確。然則肅慎部落，雖漢字之名謂屢易，而東陲之習稱不改。周初肅慎西界，必達於遼河山海關間，或更及于關內，其因東向之殖民，燕秦之拓土，而肅慎部落失其西疆耶？然其在東北山澤林木中者，廣闊數千里，雖部落歷有起伏，而民稱迄無改變。今吾人知女真之語言，即可藉以推知肅慎之族類矣。

且女真者，東北衆多民族中之一支而已。此族自靺鞨時始大，前此在東北之重要民族，乃是濊貊。參看本書第一卷第四章而非女真。濊貊與漢族之關係尤切。濊貊雖自高麗滅後失政治之獨立，在朝鮮半島者除其遺民固爲東北新族之大成分，新族之文化易于進展者亦以此也。此亦詳後且卽就女真言之，女真所出之挹婁人與最近中國之濊貊族，夫餘人異語異文而同人形。見後漢書明其種族之大同，或混合之深切。女真語固與漢語不同族，然語言是語言，種族是種族。黃河流域史前世人與東北史前世人既爲一類，而爲今北部中國人之祖，已如上節所說，今更可以習俗證歷代東夷部落與中國爲近。諸史東夷傳所載之習俗，如居柵寨而不游牧，飼豕，箕坐，婦貞，三年喪，三年喪見唐書室韋傳等以弓矢爲

最要戰具、巫俗等，皆與中國人生活有基本的共同。漢語在黃河流域何時演成，今尙不能推定，然大致當在夏商時，在此語演成之先，當有一共同之民族或種族，爲黃河下半淮水濟水遼水俱水各流域或更至松花江烏蘇里江嫩江流域之後代居民，安置一個基礎的原素，故考人類者，見東北與關內人種之共同，治比較民俗學者，見其下層文化之相關，雖後來因黃河流域文明邁進之故，在東北者一時追不上，若文質異途者，究不過上層差別，故易於因政治之力量而混同也。大凡民族或部落相處，雖鬥爭愈近愈大，然同情心則不然，民族愈相近者，同情必愈多，愈遠者反感必愈多。中國人對漢南游牧族自始少同情，而戎狄胡虜皆成醜字醜詞，獨於東夷，名之曰仁人，稱之曰君子，班陳謝范異口同詞，如非同類，決無是言。是則中國人自覺與東夷爲一類，歷殷周秦漢而然，逮烏桓鮮卑化於匈奴，中國始變其態度焉。

成王時鄰于燕亳之肅慎，必較挹婁之疆域爲近于中國，當是黃河流域文明邁進而東向發展之後，肅慎部落之西部落入新文化中，或其語言亦隨之而變，遠居山林者，仍舊貫耳。

第三節 朱蒙天女玄鳥諸神話

神話之比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問題者一大利器。例如猶太民族，方言尙有差異，其齊一處反在其創世神話：又如希臘羅馬同爲印度歐羅巴民族西南支派，其關係之密切可以其全神系統證之。中國東北歷代各部落之「人降論」，一見于朱蒙天女等傳說者，分析之雖成數種傳說，比較之却是一個神話。茲錄此神話之重要材料如下：

〔論衡吉驗篇〕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

故有娠。」後生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

魏志三十夫餘傳
注引魏略同。

〔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達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二人，其一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焉。

〔高麗好大王碑〕惟昔始祖鄒牟王之創基也，出自北夫餘，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

出。生子有聖□□□□命駕巡東南下、路由夫餘奄利大水。王臨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鄒牟王爲我連葦浮龜。」應聲卽爲連葦浮龜、然後造渡於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永樂□位、因遣黃龍來下迎王、王於忽本東岡黃龍負昇天。

高麗王氏朝金富軾撰「三國史記高句驪紀」始祖東明聖王姓高氏、諱朱蒙。一云鄒牟

先是扶餘王解夫婁老、無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馬至鯤淵、見大石、相對流淚。王怪之、使人

轉其石、有小兒、金色、蛙形。蛙一作蝸王喜曰、「此乃天賚我胤乎？」乃收而養之、名曰金蛙。及

其長、立爲太子。後其相阿蘭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將使吾子孫立國於此、汝其避之東

海之濱、有地號曰迦葉原、土壤膏腴、宜五穀、可都也。」阿蘭弗遂勸王移都於彼國、號東

扶餘。其舊都有人、不知所從來、自稱天帝子解慕漱來都焉。及解夫婁薨、金蛙嗣立。於是時

得女子於大白山南優渤水、問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與諸弟出遊、時有一男子自

言天帝子解慕漱、誘我於熊心山下鴨綠邊室中私之、卽往不返、父母責我無媒而從人、遂

謫居優渤水。」金蛙異之、幽閉於室中。爲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炤之、因而有孕。生

一卵、大如五升許、王棄之於犬豕、皆不食、又棄之路中、牛馬避之、後棄之野、鳥覆翼之。王欲

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兒破殼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歲、

巖然異常、自作弓矢射之、百發百中。扶餘俗語善射爲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與朱

蒙遊戲、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長子帶素言於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爲人也勇、若不早

圖、恐有後患、請除之。」王不聽、使之養馬。朱蒙知其駿者而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王以

肥者自乘、瘦者給朱蒙。後獵于野、以朱蒙善射、與其矢小、而朱蒙殪獸甚多。王子及諸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之、告曰、「國人將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與其遲留而受辱、不若遠適以有爲。」朱蒙乃與烏伊摩離、陝父等三人爲友、行至淹澗水。一名蓋斯水、在今鴨綠東北。欲渡無

梁、恐爲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於是魚鼈

浮出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書云至普通水。遇三人、一人着

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問曰、「子等何許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

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賜再思、克氏、武

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於衆曰、「我方承景命、欲啓元基、而適遇此三賢、豈非天賜乎？」

遂揆其能、各任以事、與之俱至卒本川。魏書云至紇升骨城。觀其土壤肥美、山河險固、遂欲都焉、而未

遑作宮室、但結廬於沸流水上居之。國號高句麗、因以高爲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餘人、以其女妻之。

王薨、朱蒙嗣位。時朱蒙年二十二歲、是漢孝元帝建昭二年。

〔朝鮮實錄本記〕引見今西龍著「朱蒙傳說」(內藤博士頌壽紀念)。此書爲朝鮮王朝祕籍、近由鮮京大學印成數部。夫餘王解夫妻老

無子、祭山川求嗣。所御馬至鯤淵、見大石流淚。王怪之、使人轉其石、有小兒金色蛙形。王曰、

「此天賜我令胤乎？」乃收養之、名曰金蛙、立爲太子。其相阿蘭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將使

吾子孫立國於此、汝其避之、東海之濱、有地號迦葉原、土宜五穀、可都也。」阿蘭弗勸王移

都、號東夫餘。於舊都解慕漱、爲天帝子來都。漢神雀三年壬戌、四月甲寅天帝遣太子降遊扶余

王古都、號解慕漱。從天而下、乘五龍車、從者百餘人、皆騎白鶴、彩雲浮於上、音樂動雲中、止

熊心山、經十餘日始下。首戴鳥羽之冠、腰帶劍光之劍、朝則聽事、暮卽升天、世謂之天王郎。城北靖河、河伯清河今鴨綠江也。有三女、長曰柳花、次曰萱花、季曰葦花。三女自清河出遊、熊心淵上、神姿艷麗、雜佩鏘洋、與漢臯無異。王謂左右曰、「得而爲妃、可有後胤。」其女見王、卽入水。左右曰、「大王何不作宮殿、俟女入室、當戶遮之？」王以爲然。以馬鞭畫地、銅室俄成、壯麗於空中。王三席置樽酒、其女各座其席、相歡飲酒大醉、云云。王俟三女大醉、急出遮。女等驚走、長女柳花爲王所止。河伯又怒、遣使告曰、「汝是何人、留我女乎？」王報云、「我是天帝之子、今欲與河伯結婚。」河伯又使告曰、「汝若天帝之子、於我有求婚者、當使媒、云云。今輒留我女、何其失禮？」王慙之。將往見河伯、不能入室。欲放其女、女旣與王定情、不肯離去。乃勸王曰、「如有龍車、可到河伯之國。」王指天而告、俄而五龍車從空而下。王與女乘車、風雲忽起、至其宮。河伯備禮迎之、坐定、謂曰、「婚姻之道、天下之通規、何爲失禮辱我門宗？」河伯曰、「王是天帝之子、有何神異？」王曰、「唯在所試。」於是河伯於庭前水化爲鯉、隨浪而遊、王化爲獺而捕之、河伯又化爲鹿而走、王化爲豺逐之、河伯化爲雉、王化爲鷹擊之。河伯以爲誠是天帝之子、以禮成婚。恐王無將女之心、張樂置酒、勸王大醉、河伯之酒七日乃醒。與女入於小革輿中、載以龍車、欲令升天。其車未出水、王卽酒醒。取女黃金釵、刺革輿、從孔獨出升天。河伯大怒、其女曰、「汝不從我訓、終辱我門。」令左右絞挽女口、其唇吻長三尺、唯與奴婢二人、貶於優渤水中。優渤、澤名、今在太伯山南。漁師強力扶鄒、告金蛙曰、「近有盜梁中魚而將去者、未知何獸也？」王乃使漁師以網引之、其網破裂、更造鐵網引之、始得

一女坐石而出。其女唇長，不能言，令三截其唇，乃言。王知天帝子妃，以別宮置之。其女懷胎，中日曜，因以有娠。神雀四年癸亥歲夏四月，生朱蒙。啼聲甚偉，骨表英奇。初生，左腋生一卵，大如五升許。王怪之，曰：「人生鳥卵，可爲不祥。」使人置之馬牧，羣馬不踐，棄於深山，百獸皆護，雲陰之日，卵上恒有日光。王取卵送母養之，卵終乃開，得一男。生未經月，言語並實。謂母曰：「羣蠅嗜目，不能睡，母爲我作弓矢。」其母以葦作弓矢與之，自射紡車上蠅，癸矢即中。扶余謂善射曰朱蒙。年至長大，才能兼備。金蛙有子七人，常共朱蒙遊獵。王子及從者四十餘人，唯獲一鹿。朱蒙射鹿至多。王子妬之，乃執朱蒙縛樹，奪鹿而去。朱蒙樹拔而去。太子帶素言於王曰：「朱蒙神勇之士，瞻視非常，若不早圖，必有後患。」王使朱蒙牧馬，欲試其意。朱蒙內懷恨，謂母曰：「我是天帝之孫，爲人牧馬，生不如死，欲往南土造國家。母在，不敢自專。」云云。其母曰：「此吾之所以日夜腐心也。」「吾聞士之涉長途者，順憑駿足，吾能擇馬矣。」遂往牧馬，卽以長鞭亂捶，羣馬皆驚走，一騂馬跳過二丈之欄。朱蒙知馬駿逸，潛以針捶馬舌，痛不食水草，其馬瘦悴。王巡行馬牧，見羣馬悉肥，大喜，仍以瘦錫朱蒙。朱蒙得之，拔其針加餒云。暗結烏伊摩離陝父等三人，南行至淹滯，一名蓋斯水，在今鴨綠東北，欲渡無舟，恐追兵奄及，迺以策指天，慨然嘆曰：「我天帝之孫，河伯之甥，今避難至此，皇天后土，憐我孤子，速致舟橋。」言訖，以弓打水，龜鼈浮出成橋，朱蒙乃得渡。良久，追兵至。追兵至河，魚鼈橋卽滅，已上橋者皆沒死。朱蒙臨別，不忍睽違。其母曰：「汝勿以一母爲念。」乃裹五穀種以送之。朱蒙自切生別之心，忘其麥子。朱蒙息大樹之下，有雙鳩來集。朱蒙曰：「應是

神母使送麥子。」乃引弓射之、一矢俱舉、開喉得麥子。以水噴鳩、更蘇而飛去、云云。王行至卒本川、廬於沸流水上、國號爲高句麗、王自坐筓絕之上、略定君臣神。（中略）在位十九年、秋九月、王升天不下、時年四十、太子以所遺玉鞭葬於龍山、云云。（下略）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故宮博物院藏本。按、清太祖實錄今已發見者有三本、一名太祖

高皇帝實錄、是一稿本、塗改數遍、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亦名太祖

及藏瀋陽故宮博物院、已由該院影印、文飾較少、當在故宮第一本、而注明瀋陽本之異文。長白山高約二

百里、週圍約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他門、
瀋陽本作闔門、週約八十里。鴨綠混同愛濤三江、俱從

此山流出。鴨綠江自山南瀉出向西流、直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瀉出向北流、直入

北海。愛濤江向東流、直入東海。此三江中每出珠寶。長白山山高地寒、風勁不休、夏日環山

之獸俱投憩此山中。
瀋陽本此下有云、此山盡是浮石、乃東北一名山也。又以下提行。滿洲源流。滿洲原起於長白。山之東北布庫

里山下一泊、名布爾
瀋陽本作勒。瑚里。初、天降三仙女浴於泊、長名恩古倫、次名正古倫、三名佛

庫倫、浴畢上岸、有神鵲銜一朱果置佛庫倫衣上、色甚鮮妍。佛古
瀋陽本作庫倫愛之不忍釋手、

遂銜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覺腹重不能同昇、奈何？」二姊

曰、「吾等曾服丹藥、諒無死理、此乃天意、俟爾身輕上昇未晚。」遂別去。佛庫倫後生一男、生

而能言、條爾長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實令汝爲夷國主、
瀋陽本作以定亂國、可往彼處將所生緣由

一一詳說、乃與一舟、順水去、卽其地也。」言訖、忽不見。其子乘舟順流而下、至於人居之

處、登岸、折柳條爲坐具、似椅形、獨踞其上。彼時長白山東南鰲莫惠
地名此兩名鰲多理、瀋陽本作鄂

謨輝鄂多理內有三姓夷酋爭長、瀋陽本作爭爲雄長終日互相殺傷。適一人來取水、見其子舉止奇異、相

貌非常。回至爭鬪之處、告衆曰、「汝等無爭、我於取水處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虛

生此人、盍往觀之。」三酋長瀋陽本作三姓人聞言罷戰、同衆往觀。及見、果非常人、異而詰之。答曰、

「我乃天女佛庫倫所生、姓愛新華語（瀋陽本作漢言）金也覺羅、姓名布庫理雍順、天降我定汝等之

亂。」因將母所囑之言、詳告之。衆皆驚異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爲輿、擁捧

瀋陽本作護而回。三姓人息爭、共奉布庫里英雄瀋陽本作哩雍順爲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國定號滿洲、

乃其始祖也。南朝誤名建州

如上所引、可知此一傳說在東北各部族中之普遍與綿長。此卽東北人之「人降」一神話。持此

神話、可見東北各部族之同源異流。至少是一部分的。

然而此一神話殊不以東北爲限、殷商亦然、豈非大可注意之事歟？欲說明此事、須先疏解殷

墟卜辭中之「妣乙」與詩經及傳記中之「玄鳥」。查殷墟卜辭中常有卜祭妣乙之記載、擇錄

如下：

賚于妣乙 一牢 癸二牢

乙巳卜 災貞 賚于妣乙 五牛 沈十牛 十月在門

丁巳卜 其賚于妣乙 牢 沈 滌

戊午卜 亘貞 賚于妣乙

丁卯卜 丙賚于妣乙 十牛 俎十牛

丙子卜敵貞乎鬯酒妣乙賚二豕三羊卯五牛

妣乙在商王之先祖先妣系統中，有下列諸特點：

一、其他之妣某皆可尋得其丈夫，因有合祭之禮，並因其雖在特祭時，亦冠其夫之稱于上也。王靜安曰：「凡卜辭上稱王賓某，下稱爽某者，其卜曰亦依爽名，皆專爲妣祭而下。其妣上必冠以王賓某。如大甲大乙之類爽者，所以別于同姓之他妣，如後世后諡上冠以帝諡，未必帝后并祀也。」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下五八葉僅妣乙是永不合祭者，仿佛彼未嘗有丈夫也。

二、其他自上甲至于多后之妣，祭禮平常，獨妣乙用賚。賚者，僅于癸土亥三世用之。癸者，殷之高祖，所謂帝嚳者。王靜安說土者，相土。王靜安說亦即邦社。余說、見所著「古代中國民族」亥者，服牛而弊于有易之王亥，皆商之初葉明王。「自上甲至于多后」之祭，雖「帥契」之上甲，成唐之大乙，戡服鬼方之武丁，皆不與于賚祭。賚祭之用，僅限于此，並及于兕，則妣乙必爲一特尊之古妣，然後可與帝嚳相土王亥爲一類。

妣乙既不屬于「自上甲至于多后」一時代，因其祭禮又可知爲與癸土亥成一系，則吾人自不免于疑及妣乙豈不卽是有娥氏女歟。

此一假設，居然以呂氏春秋及說文之助，明確證明。呂氏春秋音初篇云：

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諡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

此語是謂有媿氏女是以燕爲媒者。此語又有月令仲春紀爲佐證，其中有一段云：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而說文又明白以乙爲玄鳥。大徐本十二上，「乙、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乙或从鳥。」繫傳及韻會所引皆作「燕燕玄鳥也。」各家注說文者皆從之。然則燕卽乙，乙卽玄鳥，說文所標甚明。小徐曰：「爾雅『燕燕乙』此與甲乙之乙相類。」惠棟以爲「乙與乙不類，一作乙，一作乙。」惠說惑于說文之分爲二字。不知說文分此，只緣欲借以存鳥字而便于釋孔乳二字，乃強建此部首。孔之左旁在金文固不从乙，乳則在金文無徵。又詩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曰：「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媿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爲其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鄭曰：「天使鳥下而生商者，謂鳥遺卵，媿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

據此等記載，玄鳥生商之故事，至今尙有大體可見。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所謂「有媿方將，帝立子生商」者，據傳說玄鳥之卵，入有媿氏女之腹，故實爲「二而一」。各國神話中「二而一」者，其例甚多。所謂「三位一體」之神學，卽是神話之哲學化。然則「妣乙」卽是傳說中之燕燕，卽是商之始祖妣，卽是有媿氏女，更無可疑也。

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有媿方將，帝立子生商」之故事既明，然後持此故事以與本節所引朱蒙天女等傳說比較，其爲一個神話，更無可疑。此一線索，眞明白指示吾人，商之始業，

與秦漢以來之東北部落導于一源、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觸與混合也。東北部族與中國歷史之爲一事、有此證據、可謂得一大路也。

第四節 殷商與東北

且殷商與東北之關係、不僅可以「玄鳥」之故事證之、更有他事可以爲證者、一曰亳之地望、二曰朝鮮與箕子之故事。亳之所在、經王國維證其爲漢之山陽郡薄縣、今山東省曹縣其說至確、而京兆杜陵西亳之說、自不能成立。見觀堂集林、王氏說實本於胡天游。然吾案沿濟河下游以薄之音轉爲地名者、尙有多處、薄姑其一也。且「肅慎燕亳」之亳、尤當在今河北省東北境、如謂與商無涉、亦無證據。經分解之後、參以其他證據、以爲商之起源、當在今河北東北、暨於濟水入海處。湯之先世、溯濟水而上、至于商丘。詩所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者、其海外當卽渤海之東、是湯之先祖已據東北爲大國矣。此說見吾所著「民族與中國古代史」一書、二月後出版。文繁、本文中無術移錄、請讀者參看之。至於朝鮮與箕子之故事、實不啻指示吾人曰、商與東北本有一密切關係、故於喪敗之後、猶能退保遼東、而周公成王征東夷之兵力終不及也。不然、以喪敗之餘燼、焉能越遼海而王朝鮮、必其原有根基、然後可據地理的遼遠形勢以自保也。以此二事、可知商之興也、自東北來、商之亡也、向東北去。商爲中國信史之第一章、亦卽爲東北史之第一葉。就歷史之系統論、東北與中國爲一體、更不待煩言然後解也。

綜合以上四節所說、可成下列之約語：

一、近年來考古學者人類學者在中國北部及東北之努力，已證明史前時代中國北部與中國東北在人種上及文化上是一事。

二、以神話之比較爲工具，已足說明歷代之東北部族與開中國歷史之朝代有密切之關係。

三、以殷商朝鮮肅慎等地名之核比，知在中國史之初期中，渤海兩岸是一體。

四、更以諸史所記東北部族之習俗生活等，知其與所謂「漢人」有一共同的基本成分，轉與漠北之牧族、西域之胡人，截然不同。

人種的、歷史的、地理的，皆足說明東北在遠古卽是中國之一體。此係近代科學尋求所供給吾等之知識，有物質之證明，非揣測之論斷。

第二章 燕秦漢與東北

關於燕秦漢與東北關係之重要史料如下：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一年……破燕……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二十五年，使王賁將

攻燕遼東，得燕王喜。此亦燕有遼東之證。

〔史記自序〕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此王滿臣中國之證。太史公

序朝鮮列傳，但說此事，不紀漢武功能者，欲明漢武之舉爲無謂也。

〔魏略〕引見三國志注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爲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

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

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

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

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

溟水。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爲胡服，東渡溟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

爲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

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按、溟當爲泲字之誤。

〔史記朝鮮列傳〕漢書之異文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漢書無者自始全燕時，漢書無嘗略

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漢書無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漢書無復修遼

東故塞、至涓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漢書魁作椎渡涓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漢書命作

在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漢書無時字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

邊。漢書無作毋諸蠻夷君長、漢書無諸字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漢書

得下有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傅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

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漢書旁衆國作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漢書擁作雍弗元封二年、漢使涉

河、譙諭石渠、漢書譙作誘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漢書無上字臨涓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漢書御作馭朝

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漢書渡下有水字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漢書卽不詰作弗詰

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

僕從齊浮渤海、漢書渤作勃兵五萬人、漢書無人字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漢書討作誅右渠發兵距

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漢書正多率遼東兵作多率遼東士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

兵七千人、漢書無將軍二字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漢書無城字樓船軍敗、

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漢書無楊字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涓水西軍、

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漢書無自前二字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

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漢書無兩字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

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涓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

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漢書無殺字遂不渡涓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漢書山還報天子誅山作

山報天左將軍破涓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

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漢書

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

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漢書

字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漢書郤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漢書無不上，以故兩

將不相能。漢書能作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漢書私而又不降，疑其有

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卒前漢書率作及使衛山諭降右渠，漢書及右渠遣太子，山

使不能割決。漢書無右渠遣太子，與左將軍計相誤，漢書無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

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失守，漢書無下故字。公孫遂往征之，漢書征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

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漢書無有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

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

左將軍營計事，漢書無營字。即命左將軍麾下，漢書麾作戲。執捕樓船將軍，漢書捕并其軍，以報天子，

漢書無天子二字。天子誅遂，漢書誅作許。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漢書陰作

尼谿相參將軍王暎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

王又不肯降。」陰峽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

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漢書攻作政。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

人之子最，漢書無最之字。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漢書作故遂，朝鮮爲真，封參爲

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外徼。燕秦時今朝鮮西境皆臣服於中國，最南所及，已至今朝鮮京城之南。說詳下章論眞番一節中。

四、漢興稍向內撤守禦，「復興遼東故塞，至涇水今朝鮮平壤城之大同江。爲界，屬燕。」然遼東仍爲重鎮，有高廟。漢高帝廟。

五、漢武時以朝鮮王右渠不恭順爲借口而東伐，定其全部，置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其北境之部族皆率服，其南境之三韓辰韓、馬韓、弁韓。皆入貢。於是朝鮮半島與今所謂南滿及東海濱州者，皆統一於中國之治焉。

漢武之平定朝鮮，其目的固在對匈奴，劉歆所謂「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右臂」者是也。見漢書韋玄成傳引歆考武廟不毀議。然漢武所伐國，如本爲諸夏之遺，則永世安平，南粵甌閩是也，如其地

本非中國，則雖略其城，固不能終有之，大宛是也。朝鮮一定之後，終西漢魏晉爲中國之郡縣，直至晉失其馭，然後慕容氏兼有幽營，如朝鮮本非漢人所居，武帝之功，或不易如此其速成而持久。史記漢書所記，遼水之外遠及洌水，自燕以來爲東徼所及，其統治者固明明爲中國人矣，其人民已明言多是中國亡命矣，然其居民之本體爲何如乎？欲答此問題，有兩處材料可用。其一爲漢地理志，漢志明明將玄菟樂浪列之燕分。班云「玄菟樂浪亦宜屬焉。」然此尙無大關係，其最要之材料爲方言。方言一書作于何人，雖有異論，然其材料必爲西漢者，以其所用方域稱號皆本戰國之舊，漢郡之名全不用，以證之。若謂漢代郡國過小，以稱方言區域爲不便，故从周舊，則方言書中所謂「周鄭之間」「吳揚江淮之間」「燕趙之郊」者，正不如直說漢之郡國爲便。大凡政治之區域

與習俗之區域每不同，習俗因前代之舊，政治從本朝之典。故漢書地理志始以郡國之統計者，從當世，結以列國之分野者，因習俗也。西漢人著書及于習俗，必從周代，猶之東漢人著書及于習俗，必從西漢耳。然則方言一書，是否爲楊雄手筆，雖不能論定，其與劉歆往來書亦自有可疑處，惟其爲西漢之材料，在前則以其區域之名稱言之，可以無疑。若爲東漢人書，縱不用司隸諸州之號，亦當用前漢郡國之稱矣。且此書以春秋戰國之地名爲區域，明其淵源自昔。此雖漢代方言，然漢代方言之區域如此者，正以上本周代方言之演成區域，非一世之功所能成就。何況此書標題本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漢末應劭曰：「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明此書所據材料淵源在昔，非可以楊雄時爲限矣。在方言一書中，北燕朝鮮自爲一方言區域，西與燕小別，南與齊衛各殊，持方言一書所記差異，可畫爲若干方言區，而此一區中之方言，試與其他區中者比之，皆漢語之音變，並非異族名詞之借用。其近於中國之性質，遠在本書中所謂「南楚」者之上。持此可以斷定遼東遼西及朝鮮諸郡久爲燕秦漢代之中國人所居，故共成一個中國語之方言區。若漢武帝平朝鮮後，漢人乃徙居朝鮮洌水城，洌水即今朝鮮都城漢臨水之北支，已在朝鮮中部之南。在漢爲帶方縣、屬樂浪郡、在魏晉屬帶方郡。者，必不能至漢末即與遼東遼西成一方言區。且方言一書中，關於漢武所拓新土，如張掖三郡、南粵諸郡、西南夷諸郡、東甌閩越諸郡，皆無記載，獨「朝鮮洌水之間」與諸夏同有記載，明其與其他新郡之居民不同。然則朝鮮洌水間，就人民論，久爲諸夏，故周漢輶軒使者得以之與中原舊國并論，若徒然于武昭後始移民，不能立成此一特

殊之方言區也。夫箕子王朝鮮，傳至箕準而為王滿所逐，滿又燕人也，傳至右渠而為武帝所并，歷周漢千年之間，並以諸夏為之君長。即此一事論，已足明朝鮮之對中國關係，縱稍在燕代之後，亦當在粵甌之前，遑論以方言為證，知其居民本說中國語乎？夫朝鮮境內，並其東邊，必有東北殊族不說漢語者，然其本體之說中國語，當久在武帝之前矣。茲抄方言所記「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語如下，並載其每條上之目，以明其語異僅由音變，非外夷語也。

啗、啼、忤、怛、痛也。：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少兒泣而不止曰啗。 一·三

顛、鑠、盱、揚、睽、雙也。：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 二·二

私、策、織、菑、穉、杪、小也。：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策。 二·三

揄、鋪、幘、屨、帔、縷、葉、綸、毳也。：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間，曰葉綸。 二·七

速、逞、搖、扇、疾也。：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曰搖扇。 二·八

薦、譌、譁、涅、化也。：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涅，或曰譁。 三·二

斟、協、汁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斟。 三·二

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萊，或謂之壯。 三·四

凡飲藥傳藥而毒。：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癆。 三·四

屣、屨、屨也。：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鞞角。 四·七

鎮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或謂之鏃，或謂之餅。 五·一

營：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甄。 五·三

上字指卷、下字指葉數、下長沙郭氏本、下同。

整、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𦉳。 五・六

楸、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楸。 五・七

牀：其杠、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 五・九

徒、用行也。朝鮮洌水之間、或曰徒。 六・六

斯、掬、離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曰掬。 七・二

勝、曬、晞、暴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勝。暴五穀

之類、秦晉之間、謂之曬、東齊北燕海岱之郊、謂之晞。 七・三

嬰盈、怒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言呵叱者、謂之嬰盈。 七・四

漢漫、賑眩、漣也。朝鮮洌水之間、煩漣謂之漢漫、顛眴謂之賑眩。 七・四

樹植、立也。燕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 七・五

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貌。 八・一

雞：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雞曰抱。 八・一

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猥。 八・二

鴈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鵠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鵠。 八・三

蠶、朱蝥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蠶。 十一・六

濱田耕作君云、「武帝時之漢人東漸、不過是前此支那人伸張之重現、而武帝之成功、正以其本地原有相當的民族的根據」、出處見前誠確論也。

第三章 兩漢魏晉之東北郡縣

在漢武帝設朝鮮四郡以前，已置蒼海郡。漢書武紀元朔元年，「東夷歲君南闔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又食貨志云，「彭吳穿濊貊朝鮮，置蒼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又後漢東夷傳濊條下云，「元朔元年，濊君南闔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二條所記，以後書爲最明白，其地望可以濊貊求之。貊即句驪之部類，名見後漢書，濊則「北海郡。」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同見後漢書然則蒼海郡當在今朝鮮東北境，吉林東南境，其所謂蒼海，乃東朝鮮海，非渤海也。冊府元龜以夫餘當蒼海郡地，全誤。滅朝鮮後，此地當分屬玄菟臨屯。若謂滅朝鮮前，置郡不應如此遼遠，則須知此二十八萬口由于歸服，非由征伐，故未平朝鮮時，雖不能用兵於此，却可受其歸附，一也。漢與朝鮮之爭多在沮水今大江上，即今朝鮮西北境，其東北境之部族，正可緣北邊而款遼東塞，二也。且食貨志云，「彭吳穿穢貊朝鮮，置蒼海郡。」曰穿，則其地必在穢貊朝鮮外矣，三也。然則置蒼海郡一事，無異擾亂朝鮮之後方，此郡於元朔三年廢者，正以朝鮮未平時，越國統治之不易，而朝鮮既平之後，綜分四郡，是一整個的計劃，無須更有此郡也。

眞番臨屯二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罷，以并樂浪玄菟。見後漢東夷傳故其縣名不盡見漢志。按眞番臨屯舊治僅見于漢書武紀注臣瓚引茂陵書曰，「臨屯郡治東曉縣，去長安六千一百八十三里，十五縣。眞番郡治霫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東曉在漢志屬樂浪，又後置樂浪東部都尉，所屬有七縣，而東曉爲之首，其中雖華麗沃沮舊屬玄菟，然此樂浪東部都尉轄境，大體上可從

此測知卽故臨屯也。按、揚守敬「江士鐸漢志釋地駁議」一文（載在晦明軒稿中）、論此讀者宜參看之。眞番一郡最難考、茲先列舉有關眞番所在之材料如下：

一、「史記自叙」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番、葆塞爲外臣。

二、「史記漢書朝鮮傳」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

三、「史記漢書朝鮮傳」滿亡命渡溟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四、「史記朝鮮傳」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

五、「史記貨殖傳」北隣烏桓夫餘、東縮穢貉朝鮮眞番之利。漢書地理志作北隣烏桓扶餘、東賈眞番之利。

六、「漢書朝鮮傳」眞番辰國史記作「眞番旁衆」通鑑從漢書。欲上書見天子（王右渠）又擁闕弗通。

七、「漢書注臣瓚引茂陵書」已見本段上文。

八、「史記朝鮮傳索隱引應劭」玄菟本眞番國。

九、「史記集解引徐廣」「略屬眞番」句下。遼東有番汗縣。

據第六項、朝鮮當夾在漢土與眞番之間、據第七項、眞番郡治比臨屯郡治更遠千餘里、且第六項史記漢書之異文似指示吾人以史記所謂「眞番旁衆國」者卽漢國之辰國、辰國之地望既無問題、則眞番當在其南、卽當在今朝鮮南境矣。持此說之有力者爲楊守敬、其前漢地理志圖云、十二

四葉樂浪郡下。

據漢書朝鮮傳、真番在朝鮮之南。魏以屯有以南置帶方郡、以晉志照之、是帶方、列口、吞列、長岑、提奚、含資、海冥七縣、皆在樂浪之南。又昭明一縣、云南部都尉治、亦在樂浪之南無疑、並武帝時真番故縣也。

楊氏之汪士鐸漢志釋地駁議論此更詳、茲錄其要語如下：

漢書朝鮮傳、真番國欲上書見天子、朝鮮雍闕弗通、是真番在朝鮮之南、故朝鮮得以闕之、且遠于臨屯千里、直與三韓相接矣。

此說甚有可信之處。楊氏所論、乃綜合四郡地望而言、互相照應、愈見其說之有力。然吾人對此事不免先發一問曰、據上列一二兩項、全燕時已略屬真番、以彼時燕之國力能及於朝鮮中南境乎？朝鮮未滅時、燕能置吏築鄣於朝鮮南境乎？秦之遼東外徼最南果至何地乎？此等問題、今固不能充分作答、然秦之東至實甚遼遠、可以晉書地理志爲證。晉志樂浪郡遂城下云、「秦築長城之所起。一此遂城見漢志、作遂成、又見續漢志、作遂城。」並屬樂浪史記燕世家索隱引晉太康地記曰、「遂城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讀史方輿記要三十八、遂成廢縣在朝鮮平壤南境。此說必非無稽。秦築長城、所謂東起遼東者、已遠在涿水今大或馬訾水今鴨綠江之南、則其遼東外徼必更廣闊。秦於東陲只承燕舊、未用力拓土、是則但據長城起點以立論、燕時勢力、就最小限度言、固已東南至於今朝鮮中部、所謂略屬真番朝鮮者、以文義論、正爲略其地而屬之、與羈縻之義差不同也。燕秦威力如此遠及之形勢、乍看或覺可異、然較諸差後之置郡日南、征伐大宛、亦無足異。且燕秦皆似環渤海黃海四圍而拓土、渤海者正

燕秦之地中海、海陸交通均便，與山澤所限者不同。燕秦威力及于馬訾水之南者既如是，則上文所引一、二、三、四項，燕秦略土與衛滿創代所及之眞番，果置之朝鮮中部之南，所謂馬韓者之北，固無不可通之處。貨殖傳云：「北隣烏桓，夫餘，東縮濊貉，朝鮮眞番之利。」所舉部族之次叙，均由近及遠者。此叙述之次如無例外，眞番當在馬韓矣。楊守敬之說誠是最可能之解釋也。

然與此說相反之記載亦有不可忽略者。上文所舉八、九兩項，皆以爲眞番在玄菟北。九項爲徐廣說，徐廣無何等權威，其時代又後，可以不論。八項爲應劭說，應劭乃漢末之史家及民俗研究者，蔚成師儒，其說固不可無端抹殺。且果如應劭說，一、二、三、四諸項，亦更不待說明即可釋然。特與五、六兩項乖違耳。至於七項，如從應劭說，便應以雲縣置之。今吉林東境然後可，準以夫餘爲漢部屬之例，此亦非不可能者。

在此情形之下，吾等得一頭緒，即漢書與應劭互乖，不能並從。應劭有史學地學之權威，惟固不敵班氏，且吾等所見之漢書是全書，所見之應劭說乃他書引用。今試看一切集佚工作之結果，一書尙存而有佚文者，其佚文每與存書有異，佚文之不可據也如是。以簡爲書以帛爲卷之時代，人微引成爲佚文者，其出于本書或出于追加、每難論定。今權衡兩端，自以從漢書爲正，楊守敬之解辯，其信然乎？

今以考眞番所在之結果，連帶證明一事，即燕秦東向已據朝鮮半島沿黃海之一大部是也。彼時箕子之朝當已夷爲附屬，逮漢初，威不及遠，箕氏或更延餘緒。然中國人衛滿終有之，並以和漢之政策，兼并四鄰，而臻箕氏所不及之版圖。漢武之劃爲四郡，特中國人最後之成功耳，事非創舉，遂延綿也。

至於玄菟樂浪二郡、漢志俱在、然武帝初置時、眞番臨屯皆在樂浪玄菟之外、眞番自身有五縣、臨屯自身亦有十五縣、并後樂浪有二十五縣、玄菟有三縣、非昭帝以來疆土有所失、蓋因初爲統治部人、多置郡縣、守尉之費不貲、故昭帝後歷漸歸併、其統治不便者、又付之士侯、故不列郡國之籍焉。東漢光武帝時、尤好以土侯代漢官、歲時朝賀依然、邊境兵革鮮用、此經濟的政策也。

漢代諸郡中在東北角者有四、曰遼東、遼西、樂浪、玄菟。歷魏晉北朝、代有改動、今製表以明其沿革。此表爲余遜君撰、特聲明之。表中於涉及諸秦各事中引用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洪志每已用之、洪志實不可盡信也。

漢至隋東北諸郡縣沿革表

遼東郡

秦郡、漢領縣十八、治襄平、屬幽州。後漢省縣三、又分二縣屬遼東屬國。續志遼東及遼東續國並有無慮。從惠棟錢大昭

楊守敬諸家說、定遼東屬國之無慮爲夫黎之訛。分二縣屬玄菟、續志候城重出於兩郡、而以無慮屬遼東。詳見遼東屬國夫黎下考釋。

玄菟郡。領縣十。續志有候城、漢末公孫度自立爲平州牧、傳康恭淵皆屯襄平。初平元年、又分遼

東置遼西中遼郡。見魏志本傳。景初二年、淵滅、郡復合於遼東、又分一縣屬玄菟、省二縣、領漢舊

縣七、漢末新置縣一。從吳增僅說、見北豐縣下考釋。是年置平州、郡屬焉。尋復合於幽州。見晉

置縣二。咸甯二年、置平州、郡復屬。慕容廆於州初置時爲刺史、前燕建號、遂有其地。領舊縣八、復

無慮 西部都尉治	平望 莽曰長說
無慮 因	平望 因
無慮 因	平望 吳增三郡表注縣云屬首疑玄明帝破孫淵公移後
省	移屬 玄菟
韓恢為新 昌令遣兵 容仁昌寓 襲新王寓 督護之 擊走之 遂徙新昌 入襄平	
曾祖中復 策馮 跋新時 封昌侯	
續書郡國志、遼東屬國下、重出無慮、注云、『有醫無慮山、』今從惠棟錢大昕楊守敬說、定斷為扶黎之訛。其『有醫無慮山』五字、應見於遼東無慮縣下。（說見遼東屬國表附注）據清一統志、『無慮故城今廣寧縣治、醫無闔山在縣西十里。』按廣寧縣即今遼寧北鎮縣。	水經大遼水注、『大遼水自塞外、東流至望平縣、西下入襄平。』前漢志望平下注云、『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是望平在襄平北、大遼水東。清一統志、謂故城在今廣寧縣（即今北鎮縣）東北。楊守敬前漢地理圖位望平於巨流河東、（巨流河即遼河）鐵嶺縣治、得之。

房	候城 中郡 都尉治
改屬遼東國	改屬 玄菟 (注)
<p>水經大遼水注、『大遼水自遼隊來、東南過房縣西、右會白狼水、下入安市。』清一統志、『故城在今廣寧縣（即今遼寧北鎮縣）東南。』按就酈注考之、當在遼隊之東南、安市之北、大遼水東岸、約當今遼寧牛莊營口之間。</p> <p>（注）按續志遼東郡玄菟郡並有候城。顧炎武教文格論云、『候城改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玄菟、必有一焉宜刪者。』錢大昕曰、『玄菟郡有候城、云『故屬遼東』則此城爲衍文矣。』（廿二史考異）馬與龍曰、『後書陳禪傳、『禪爲玄菟候城校尉』、是玄菟有候城縣。』（後漢書集解引）按據此候城之隸玄菟甚審。今從顧錢說、於後漢候城改屬玄菟、而刪遼東郡之候城焉。</p> <p>候城今地、楊守敬前漢圖及續漢圖、均位於今海城縣治之南。按遼東郡屬縣、後漢改隸玄菟者、有高顯候城遼陽三縣、其地當相毗連。若候城故治在今海城南則其東爲新昌、其西南爲安市、後漢均仍屬遼東。其西之房縣、又改屬遼東屬國、則候城與遼陽中間居就遼隊二廢縣領地。如居就省入新昌、遼隊省入房、則</p>	

遼陽 菟陰	遼隊 菟曰 順睦	
菟屬改	(注) 省	
	復置 遼隊	
	省	
<p>前漢志『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水經小遼水注、 『大梁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至遼陽、入小遼水。』又 『小遼水自玄菟高句驪來、逕遼陽縣合大梁水下入襄</p>	<p>遼陽與候城不相連屬。若居就越室僞水併入遼陽、遼 隊省併候城、或西南併入房、遼陽與候城雖免於隔絕 、然遼東郡治之襄平、與其屬縣安市平郭西安平不能 聯絡、反須越玄菟郡或遼東屬國屬地、始得通矣。竊 意候城當在高顯與遼陽之間、以『中部郡尉治』之言 考之其地不宜甚東。李兆洛謂故城在今奉天府承德縣 (今瀋陽縣)北、(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蓋近之。 據水經注大遼水至縣會小遼水、西下入房、(引見 襄平縣下、)故城當近渾河遼河交會處、而位於遼河 之西。清一統志謂在今海城之西、錢坫云、『即今牛 莊、』(新輯注地理志)以地望考之、蓋不誤。 (注)謝鍾英云、『魏志毋丘儉傳、『儉率諸軍屯遼 隧、』公孫度傳、『公孫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屯遼 隧、』蓋漢末復置』(三國疆域志補注)案後書東夷 傳、『建光元年、夏、高句驪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 攻遼隊、』是安帝時縣已復置矣。</p>	<p>遼陽與候城不相連屬。若居就越室僞水併入遼陽、遼 隊省併候城、或西南併入房、遼陽與候城雖免於隔絕 、然遼東郡治之襄平、與其屬縣安市平郭西安平不能 聯絡、反須越玄菟郡或遼東屬國屬地、始得通矣。竊 意候城當在高顯與遼陽之間、以『中部郡尉治』之言 考之其地不宜甚東。李兆洛謂故城在今奉天府承德縣 (今瀋陽縣)北、(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蓋近之。 據水經注大遼水至縣會小遼水、西下入房、(引見 襄平縣下、)故城當近渾河遼河交會處、而位於遼河 之西。清一統志謂在今海城之西、錢坫云、『即今牛 莊、』(新輯注地理志)以地望考之、蓋不誤。 (注)謝鍾英云、『魏志毋丘儉傳、『儉率諸軍屯遼 隧、』公孫度傳、『公孫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屯遼 隧、』蓋漢末復置』(三國疆域志補注)案後書東夷 傳、『建光元年、夏、高句驪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 攻遼隊、』是安帝時縣已復置矣。</p>

郭平
郭平
郭平
省
郭平
郭平
郭平

平安西
平安西
平安西
平安西
平安西
平安西
平安西

文
汶
汶
汶
汶
汶
汶

文
魏志
齊王

文
汶
汶
汶
汶
汶
汶

平北莽
。安曰

平華石秋十六
。襲虎後六
之、破燕造趙國春
之安王錄春

。城縣管紀方讀
存而省要與史

平將恪孰討平、仁。龜字左入自遣。何、洪
郭軍為以斬郭東殺又、文翼伯平少管時一
。、度慕仁。歸孰慕克乞、林郭子書所未吉
一鎮遼容。孰於使容之得攻為縣仁廩復知曰

清一統志故城今蓋平縣（今遼寧蓋平縣）南。

前漢志玄菟郡西蓋馬下注云、『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據清一統志、馬訾水即鴨綠江。新唐志『安東府南至鴨綠江北泊洹城七百里、故安平縣也、』清一統志、謂故城在今遼陽州城東。馬與龍曰、『據唐志當在鴨綠江北近海處。』（後漢書集解引）楊圖西安平位置與馬說同。

通鑑胡注汶在平郭縣西。讀史方輿紀要『故城今蓋州衛（即今遼寧蓋平縣地）西。』（謝鍾英三國疆城志

芳紀、正始、元年、遼東、北、汝、平、徙、渡、海。

汗番

因 汗番

省

氏沓

因

(注) 東沓

省

補注說同。按以汝縣民徙渡海之事觀之、則縣必在海濱、胡顧謝之說得之。楊守敬三國志圖晉地理圖燕秦圖同。

前志汗番下注云、『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陳澧云、今朝鮮國博川城大定江西南流入海、蓋沛水也。』(漢志水道圖說)楊圖列汗於今遼寧昌圖縣治、以東遼河為沛水。按東遼河上流為赫爾蘇河、於漢固在遼東塞外。然東遼河西南流至遼源縣東、注於遼河、與沛水之西南入海者不合、似以陳說為是。故城當在今博川城附近、大定江左右。雖距郡治稍遠、然漢初修遼東故塞、以溟水為界。衛滿興起、溟水北岸沒於朝鮮、然大定江下流距王險城尚遠、當為衛滿兵力所不及、故仍屬漢遼東郡也。

清一統志、『故城今遼陽州界』讀史方輿紀要謂『在金州衛(今遼寧金縣)東南、縣西南臨海、謂之沓洛。吳志孫權謀討公孫淵、陸瑁諫曰、『沓洛出淵、道里尚遠。』蓋泛海至遼沓者其登涉之所也。』楊圖位

		(注) 北 豐省	
就樂	城力		
就樂	城力		
就樂	城力		
就樂	城力		
就樂	城力		
今地無考	今地無考	<p>於金州東南、與紀要說同。</p> <p>(注) 吳增僅三國郡縣表東沓考證云、「魏志齊王芳紀、景初三年、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郡國志有沓氏縣。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載淵表云「賊七八千人到沓津下」又云「別遣將韓起等馳行至沓。」通鑑青龍元年載陸瑁疏云、「沓渚出淵、道里尙遠。」胡注「遼東郡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下。」又云、「景初三年、東沓縣民渡海、卽沓渚之民。」東沓沓氏、似是一地。然魏略作沓、不曰東沓、亦不曰沓氏、疑漢末出氏爲沓、魏以齊郡立沓、故於遼東之沓、加東以別之耳。(王先謙說略同不再引。)</p> <p>楊守敬三國疆域圖位於奉天承德(今遼寧瀋陽)西北、漢襄平縣東北。</p> <p>(注) 吳增僅三國志郡縣表卷五、「北豐考證云、「魏志齊王芳紀、遼東汶北豐二縣民流徙渡海。」據此、則遼東確有北豐縣。」又云、「疑漢末所立。」</p>	
今地無考	今地無考		

冀州。隋志

附

樂良郡 自前燕已徙樂浪郡治於遼東。後魏時，郡入高句驪，僑置於漢遼西故地，治連城，領二縣，屬營州。北齊移屬冀陽郡。

北平郡 本西漢右北平郡，至三國魏去「右」字，太平寰宇記遂祇名北平。至後魏僑置朝鮮於肥如、置新昌於肥如之南，置北平郡以領之，治朝鮮，屬營州。地形志於是北平郡遂移於漢遼西地。北齊合爲一縣，又省遼西郡以所領肥如屬北平。大業初，復置北平郡領之。據隋志

陽海	且慮郡治曰	前漢
陽海	省	後漢
陽海		魏
陽海		晉
陽海		後趙
陽海		前燕
陽海		前秦
陽海		後燕
陽海		北燕
陽海		後魏
陽海		齊
陽海		隋
肥省七年天 如入年保		
<p>遼志興中府闔山縣本漢且慮縣地。按興中府故治即今熱河土默特旗朝陽縣、闔山縣當在土默特旗境。楊守敬前漢志圖位且慮縣於今朝陽縣西、與遼志同。</p> <p>前漢志海陽縣注云「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緩虛水皆南入海。」水經濡水注「封大水……出新安平縣西南、流逕新安平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龍鮮水注之、……亂流南會新河、南流入於海。地理志曰、「封大水于海陽縣南入海。」……「緩虛水出新安平縣東北、……東南流逕令支城西、西南流與新河合、南流入於海。」</p>		

新安平	柳城西 部尉治
省	省
<p>地理志曰「綏虛水與封大水皆南入海」據此、則海陽在新安平之東南、令支之南、即水經注引魏土地記謂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以今地釋之、當在今河北遷安縣（令支故城在遷安南）南、灤縣之西南。據水經濡水注、封大水自縣東南流下入海陽、綏虛水出縣東北、東南流經令支城西、西南流與新河合南入海。（引見海陽下）則新安平故城、當在令支西南、海陽西北、地當今河北遷安縣西南、灤縣之西。</p> <p>清一統志「故城即後魏及唐之營州、遼金之興中府、在今錦州邊界。」按後魏及唐營州、在前燕爲和龍城、即今熱河朝陽縣地。按太平寰宇記引十六國春秋慕容皝傳、「柳城之北、龍山之西、所謂福德之地也。可營別規模、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水經注引同）九年、遂遷都龍城縣入新宮。」據此、則龍城在柳城之北、所謂改柳城爲龍城者、蓋以故柳城縣領地改屬龍城、省柳城縣。然柳城固別自爲一城也。又按地形志、昌黎郡龍城縣注、「真君八年併柳城昌黎棘城屬焉。」隋志「後魏置營州、領建德襄陽昌黎等郡、龍城大興……平剛柳城等縣、」皆足以證明</p>	

					肥 而曰	如肥
						如肥
						如肥
						如肥
					。如爲趙年武虎晉 長肥攬、四建書	如肥
						如肥
						如肥
					如城熙如鎮容史州盛載晉 。肥大。肥豪慕刺幽記書	如肥
					。降肥崇年興。肥令崇世宏北 魏如以、二太如鎮、子黜史	如肥
本漢	朝鮮	郡北、別後縣郡遼本 。平屬置魏、屬東漢	昌新	昌新		如肥
		。平屬昌入朝、七天 郡北、新、鮮併年保			志據。西省、肥。海。七 。隋一郡遼並如入陽省年 。平置初大龍改名、八、新如	如肥
					郡北。業、盧改年十昌入肥、六 。平置初大龍改名、八、新如	龍盧

前志肥如下注云『玄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玄水。』水經濡水注、『玄水出肥如東北、玄溪、西南流逕肥如縣故城、俗又謂之肥如水、西南右會盧水溫水入令支。故地理志曰、『玄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據此、則玄水盧水交會於肥如西南、下入令支。玄水再南入濡水、下入海陽。則肥如實在令支之東北。按漢令支故城、在今河北遷安縣西南甚邇。今遷安縣東湯圖河入青龍河、青龍河西南流至盧龍北入灤河。灤河蓋即濡水、青龍河流較長、當即玄水、而湯圖河則盧水也。據此、則肥如故城當在今遷安之東、青龍河湯圖河交會處之東北、而盧龍實處其南。清一統志謂在今盧龍西北三十里、近之。

魏地形志北平郡領朝鮮新昌二縣。朝鮮即在肥如。地形志新昌有盧龍山、當即今河北盧龍縣也。至隋省肥

交黎	後漢	遼東	郡	東	都	治	莽	禽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注)							

、並取此名。晉書載記作賓都侯、「都」「徒」音近而誤。遼史作「賓從」沿漢志傳寫之誤。」

前漢志交黎下注云、「淦水首受塞外、南入海。」臨淦下注云、「淦水首受白狼水、東入塞外。」(王先謙曰、「案塞外止當言出、不當言入。說文、「淦水在遼西臨淦東出塞」明班志入爲出之譌。」案王說是也。水經大遼水注「白狼水北逕黃龍城東、又東北出、東流分爲二水、右水疑卽淦水也。」黃龍城東北、於漢爲遼西塞外。淦水自塞外首受白狼水、故曰、「東出塞外也。」按細繹志文、蓋謂淦水首受白狼水、流至交黎南入海也。晉書載記「咸康二年、慕容皝將乘海討仁……乃率三萬從昌黎踐凌而進。」是昌黎處淦水下游、南當海口。水經大遼水注「淦水自臨淦來、東南逕一故城東、俗曰女羅城、又南逕營丘城西、又東南入海。」(此北魏僑置之營丘、酈注云「營丘在齊而名之於遼燕之間者、蓋燕齊遼邈、僑分所在。」)營丘與昌黎、同在淦水下流入海之城。營丘既在淦東、則昌黎宜在水西。淦水卽今大凌河(詳見臨淦縣下考釋、)則交黎故城實在今大凌河下流之西、其

南臨海、而西北近今遼寧錦州、與水經大遼水注「白狼水自白狼東北逕昌黎故城西」之昌黎、名同而實非一地。顧炎武京東考古錄論之劇詳。（引見遼東屬國昌黎下考釋）楊守敬圖、於交黎故城、方位悉合、而未嘗綴以說明、其晦明軒稿有遼東屬國昌黎無慮考、亦未嘗論及此點。王先謙前書補注從讀史方輿紀要、以營州（按卽熱河朝陽）縣東南百七十里、晉棘城縣、爲前漢交黎故城。後書集解、引用馬與龍說、謂據大遼水注、白狼水逕昌黎城西、故城當在今錦州府義州西北境、以酈注龍城西南之昌黎、與漢交黎混而爲一、失之遠矣。

（注）續志遼東屬國昌遼注云、「故天遼，屬遼西。」顧炎武京東考古錄云、「考之前代史書、並無昌遼之名、而前漢亦無天遼、疑當作「昌黎故交黎。」」錢大昕曰、「洪亮吉云、「水經注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云、交黎也。應劭云、今昌黎。然則昌遼故天遼、當作昌黎故交黎也。」予謂「黎」遼」聲相近、故昌黎亦作昌遼。猶烏氏爲烏枝、庠奚爲儗奚也。」（二十二史考異續漢書二）惠棟曰、「案闕

樂陽	
郡治 樂陽	
樂陽	
樂陽	
樂陽	
晉書 遺、慕容、容翰、攻段、氏徒、取河、新樂、陽、燕、後、移、肥、東、界、如、治、以、前	樂陽
樂陽	
樂陽	
樂陽	
後魏 眞君七年 併令 支令 資屬 馮地 形志 一	樂陽
隋志 齊 遼 郡 所 領 海 陽 縣 如 樂 陽 當 此 時	省 樂陽

關十三州志云、「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又前志遼西郡交黎縣、應劭云、「今昌黎」、然則昌遼當作昌黎、天遼當作交黎。又通鑑注云、「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知胡氏所見本、尚不誤也。』（後漢書補注）按晉志「昌黎、漢屬遼東屬國都尉、」亦昌遼當作昌黎之證。

水經濡水注引魏土地記云、「海陽城西、有陽樂城。『馬與龍口、』案陽樂縣、酈注但引風俗記土地記之說、而不云故城、是酈氏未嘗明言土地記之陽樂城爲漢縣也。考後書鮮卑傳「蹋頓據遼西之土、」魏志「曹公證蹋頓直指柳城」、趙苞傳、「苞爲遼西太守、迎母到郡道經柳城、」是遼西郡治、在柳城之東、漢陽樂縣亦在柳城之東、遼水之西。』按馬說是也。清一統志、「漢陽樂縣在永平府東北口外、魏晉時移於肥如東界、今撫寧縣西。』案晉書載記「慕容廆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至陽樂。』考廆以太康十年遷於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移居棘城、知徒河與棘城相近。』（清一統志謂在錦縣西北）翰伐段氏、取徒河新城至陽樂、則陽樂當與二縣密邇。蓋晉世陽樂、猶治漢

跋遼西
臨渝
迎長
樂宗
族

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檣倫水、疑卽地理志所謂候水北入渝。』據此、則臨渝在渝水東其北近塞。陳澧曰、『遼河以西之水、東流屈南入海者、唯大凌河、故知爲渝水。』(漢志水道圖說)臨渝故城當在大凌河東、今錦縣東北。楊守敬圖位之於義州(今遼寧義縣)、當近是。

桑
莽曰
選武

省

建安
安建
省

載一遺早遼
記盛李討西
書

前漢志桑縣下注云、『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賓水皆南入(下)官』(从王先謙說、『官』上奪『下』字。)—統志據舊志、謂下官水卽潮河、在今昌黎縣東二十里、揭石水卽急流河、賓水今飲馬河、皆在今昌黎縣、因謂故城在今昌黎縣南。按水經濡水注、『濡水自肥如來、東南至桑縣碣石山。』(按濡水卽今灤河)桑縣故城、从一統志說、在今昌黎縣南、適當漢肥如縣東南。灤河流經其東境、與水經注合

按後魏遼西郡治陽樂、在肥如東界、早自龍城趨陽樂、道經建安、則建安必在龍城西南肥如陽樂之北、今熱河哈喇沁中旗之地。

洛帶方在渝水西岸北部、亦在漢陽樂縣東北、於漢皆屬遼西郡、故附見於此。

地形屬冀
志正陽郡
光末
置樂、
屬郡、
良郡。

遼東屬國 昌黎郡

後漢安帝時分遼東二縣、遼西三縣、新置一縣、續志遼東屬國有無慮縣、从惠棟錢大昭楊守

當為後漢時置。詳見夫黎下考釋。屬遼東屬國都尉、漢末陷公孫氏郡中廢。公孫氏滅後、地入魏。正始五年復

置、旋改為昌黎郡。吳增僅曰、魏志齊王芳紀、正始五年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都尉

瓚為遼東屬國都尉長史、時在光和前。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獻帝起居注所載幽州

屬郡、猶有遼東屬國、蓋廢於公孫氏。至是復置也。其改為昌黎郡、疑是在是年立縣後

矣。三國領縣二。晉因咸寧二年置平州郡屬焉。平州魏分遼東昌黎郡、疑是在是年立縣後

郡縣表。一景初二年始以遼東昌黎郡等五郡為平州。魏增僅曰、方與紀要引典略云

正始中、景初二年安得有昌黎郡乎？昌黎蓋遼西之訛。按如吳說、景初二年置平州

、不得有昌黎郡、其說良是。然昌黎郡處遼西與他平州領郡、其南臨海、昌黎不屬平州、

必依舊隸幽州。然使遼西屬平州、則遼西與他平州領郡、有昌黎郡、不相聯絡、必

無是理。疑魏平州只領四郡晉志或因晉平州置後領五郡、有昌黎郡、不相聯絡、必

誤。今於昌黎郡从吳說不隸魏平州、遼西郡則依舊屬幽州、不列入魏平州。慕容廆以

平州刺史領郡、永嘉亂後、前燕建國、遂有其地。領舊縣二、復漢廢縣一、新置縣二。歷前秦後燕北

燕、領縣無所增省。六國疆域志。後魏領舊縣一、新置縣二。魏地形北齊以昌黎舊縣二移屬

建德郡。隋開皇元年，唯留龍城一縣屬建德，尋廢郡，改縣為龍山。十八年，改為柳城。大業初，置遼西郡領之。隋志

附

營丘郡 晉書載記『虜置營丘郡，以統營州流人。』領二縣，屬平州，歷前秦後燕，存廢不可考。

唯郡至北燕時猶存，北史馮綬傳、太武親討之，宏嬰城固守，疑未嘗間廢。北魏正光末，

置營丘郡屬營州，地形志案據此是後魏初營廢，至是復置。其所領二縣，方位與前燕營丘郡同，疑即因故城置

縣，特更易其名耳。詳見二縣下考釋齊篡東魏，郡縣并省。

冀陽郡 晉書載記慕容廆置冀陽郡，以統冀州流人，領柳城及漢右北平郡之平剛二縣，屬

平州。歷符秦後燕廢置不可攷。北燕有冀陽郡，領縣與前燕同，據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及楊守敬四燕疆域圖，疑自

前燕立郡後，中未嘗間廢。魏地形志冀陽郡注云，併昌黎。武定五年復。至北齊冀陽郡，則所領

為北魏僑置之樂浪郡二縣。舊縣悉省。至隋開皇元年，則郡縣並廢矣。據隋志

後漢	昌黎	故遼西屬	志、前	交、黎	續、作	誤、作
魏	昌黎					
晉	昌黎					
前燕	昌黎	移治龍城西南				
前秦	昌黎		因			
後燕	昌黎		因			
北燕	昌黎		因			
北魏	省	地形志	君八	年入	龍城	
北齊						
隋						

顧亭林京東考古錄考昌黎篇云、「案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應。曰、「今昌黎。通鑑注、「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下漢屬遼東屬國都尉」晉書……成帝咸康二辛、慕容皝自昌黎東、踐水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渝水後

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紀載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縱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林素爲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魏併柳城昌黎棘城於龍城、而立昌黎爲郡、志云「有堯祠、榆頓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韓秀……之倫、皆昌黎人、卽燕都之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下更述以後二昌黎、今略去。）按顧說分述昌黎變遷、至爲明晰。漢晉昌黎、當渝水下流海口、故城應在今錦州西南大凌河西、（說詳遼西交黎下考釋。）慕容皝徙昌黎郡、於是龍城附近別有昌黎城。至眞君八年以後之昌黎、則指郡名而言、縣則併入龍城矣。水經大遼水注、白狼水北逕白狼故城東、又東北逕昌黎故城西……又東北逕龍山、又北逕黃龍城東、是所謂昌黎故城者、在黃龍城西南白狼水之東、卽前燕以後昌黎之故城、魏眞君八年省入龍城者也。以今地考之、當在熱河朝陽東南、大凌河東北岸、（白狼水上流爲大凌河、）土默特右翼旗之西部。楊圖於前燕以後、仍位昌黎於漢晉故地、失之。

扶黎 續志 作無 慮據 惠棟 錢大 昭楊 昭敬 守說 改說	遼故 西屬 河徒	遼故 西屬 徒賓
省	省	徒賓
省	省	徒賓
復是擊虢寇晉 置此走將徒書 。時之張河段 又、萌、遼	河徒	徒賓
河徒	河徒	徒賓
河徒	河徒	徒賓
併年君志地 興入、八真形	省	省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顧炎武云、案遼東有無慮縣、此不應重出。『(案顧說見救文格論)案此扶黎也、後人傳寫誤耳。鮮卑傳云、「鮮卑復攻扶黎營、」注云、「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今兩漢志無扶黎縣、而遼東不應有兩無慮必扶黎之誤。又鮮卑傳云鮮卑寇遼東屬國、烏桓校尉耿种移屯遼東無慮縣以拒之、』明屬國扶黎不作無慮也。』錢大昭續漢書辨疑曰、「安帝紀元初二年、鮮卑圍無慮縣、又攻夫黎營、注云、「夫黎縣名、屬遼東屬國、鮮卑傳亦同、然則章懷所見本、遼東屬國有夫黎、無無慮也。無慮既屬遼東、不應重出。竊意此無慮當是夫黎之譌、因聲相近而誤耳。此「有醫無慮山」句、當移	今遼寧錦縣西北、見遼西下郡考釋。	今熱河喀喇沁旗東南、說詳遼西郡賓從下考釋。

縣東故遼房屬	縣東故遼瀆險屬
省	省
<p>漢柳城地。太平寰宇記引春秋六國志。慕容皝之北、龍山之西、龍營。別模、廟、宗、規、之、可、營。</p>	
龍城	
復城	
因城	
<p>真八年。齊省。柳城。併柳城。昌黎、棘郡。建德。</p>	
龍城	
龍城	
<p>隋志。開皇元年。省龍、陽、留、德、龍、郡、一、建、龍、城。</p>	
柳城	
<p>故城在今遼河下流之東、牛庄營口之間、說詳遼東郡房縣下考釋。</p>	<p>于遼東無慮之下』。(又引見錢大昕念二史考異。楊守敬說略同、惠錢二家不重引。)按惠錢之說是也。今从之。扶黎故城、據章懷注、在營州東南。太平寰宇記營州柳城下云『扶黎故城在今縣東南、其地帶龍山、即慕容祭天之所。』按唐營州都督府及宋營州柳城、均治前燕所置龍城、今熱河朝陽縣、則漢扶黎故城、即在今朝陽縣東南。</p> <p>故城在今遼寧北鎮縣東南、詳遼東險瀆下考釋。</p>
<p>案自漢至隋、柳城有二。漢遼西郡、其三爲柳城、前燕於其北置龍城、前秦時亦有柳城、疑即漢舊縣、北燕北魏之柳城、與龍城對立、當即漢舊縣、此一柳城也。隋開皇間、改龍城爲龍山、十八年、改爲柳城、此即唐營州都督府治所之柳城、宋世營州之柳城、亦即前燕至北齊之龍城故地、此又一柳城也。漢柳城故城、則在龍城之南、今熱河朝陽之南、遼寧錦縣之西北(見遼西郡柳城下考釋)。</p>	

洪亮吉曰、「晉書甄武甯令廣平孫興、通鑑注武甯縣亦慕容氏所置。按通鑑云、「營丘內史鮮于屈降、趙興曉諭吏民、收屈毅之、」則武甯當屬營丘郡、并爲郡治也。」

魏書地形志、營丘郡、正光末置、（屬營州）領富平永安二縣、富平當爲郡治。楊守敬圖位置富平於前燕武甯故地、同在淪水（今大凌河）下流之東、其南臨海。按武甯富平先後爲營丘郡治。據通鑑注「淪水南流逕營丘城西、廐所置郡也。」又據水經大遼水注「淪水南逕營丘城西、東南入海。」道元魏人、所言卽魏之營丘城。如酈胡之說、則燕魏營丘城、同在淪水下流東岸、當爲一地。蓋前燕置郡、後中廢、北魏復置、郡治遂仍慕容氏故城、而更易其縣名耳。以今地考之、當在大凌河下流之東、今遼寧義縣之東南、錦縣之東、其南則近海也。

又按營丘郡位置、在前漢爲遼東地、在後漢則當爲遼東屬國屬地、（淪水西岸臨海處爲漢昌黎縣、卽遼東屬國都尉治所、亦卽魏晉昌黎郡治、營丘郡治則在其西。其東則接漢險瀆、亦遼東屬國領縣、故知爲遼東屬國領地。）故附見於此。

縣治不能確指、當在營丘郡治武甯附近、今大凌河左右之

武

平州郡屬焉、尋復還合幽州。晉書地理志領漢舊縣二、移遼東一縣來屬、凡領三縣。晉咸寧二年、置平州、郡復屬焉。晉書本紀泰始十年、置平州初置、以慕容廆為刺史。永嘉亂後、郡遂入前燕。歷前秦後燕北燕、領縣皆如魏舊、無所增損。據十六國疆域志 至後魏建國後、郡遂失。

前漢	高句驪	郡治
後漢	高句驪	
魏	高句驪	
晉	高句驪	
前燕	高句驪	
前秦	高句驪	
後燕	高句驪	
北燕	高句驪	
後魏		
北齊		
隋		

前漢志、玄菟高句驪下注云、『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按漢志遼水、即水經小遼水、亦即今渾河。一統志陳澧諸家之說並同。惟南蘇水則解說各異。清一統志以高句驪故城在今興京城北、而以城北半里之蘇子河當南蘇水。按魏志東夷傳、『高句驪在遼東北千里』(後書東夷傳同)與京城距漢遼東郡治、不盈三百里、與魏志之言刺謬。楊守敬圖以今松花江為南蘇水、位前漢高句驪故城於今吉林樺甸縣輝發河會松花江處之東南、松花江屈折西北流處、與魏志東夷傳之言較合。又郡國志劉注、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玄菟郡在洛陽東北四千里、是玄菟郡治距洛陽僅遠於遼東四百里、或疑其與東夷傳之言不合。按劉注所述兩地距洛陽之遠近里數耳、若玄菟遼東兩郡治、則高句驪更在襄平東北、相距固可以千里。(且承祚千里之說、亦舉成數言

之耳。○劉注與魏志並不悖戾也。

又案吳增僅三國郡縣表卷五玄菟郡考云、『魏志東夷傳、
「漢武間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
北、高句驪之東千里。』靈帝建甯二年、句驪王伯固降遼
東。熹平中、伯固乞屬玄菟。通鑑「青龍元年、公孫淵置
吳使秦旦等六十人於玄菟、玄菟在遼東二百里。』胡注
云、「此非玄菟舊治也。」據此、則漢末玄菟已徙近遼
東。考東夷傳「公孫康破句驪、焚燒邑落、句驪王伊夷模
更作新國、王弟拔奇詣康降、還住沸流水。」疑是時玄菟
屢被寇、故徙近遼東、又因拔奇之降、故僑置句驪以爲
郡治也。』按高句驪縣內徙之後、距遼東僅二百里、水經
小遼水篇「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水經作者、
四庫提要定爲三國時人、則在高句驪移治之時、仍繫遼山
及小遼水源於縣下。及酈道元注水經、在後魏時、則距移
治之時已久、亦以遼山之遼水源、屬於高句驪、知高句驪
西徙之後、其故城距遼山小遼水發源處不遠。楊圖位於渾
河發源處之東、今遼寧開原之南、鐵嶺之東南、而瀋陽之
東北、殆近之。

今地不可考

上
上
省

鮮
郡治

鮮

鮮

鮮

鮮
郡治
東移遼

鮮

鮮

鮮

後魏失郡、
僑置縣
於肥如、
屬北平郡。

瓚曰、「王險在樂浪涓水之東。」……案臣瓚說在涓水之東者、必其城當涓水東南流出處、故不言南而言東。言東則不在涓水北可知矣。而水經注言「王滿都王險城、今高麗之國都、城在涓水之陽、是以平壤城當王險城矣。故括地志云、「平壤城、即王險城、古朝鮮也。」後漢書注、「王險城即平壤、以後則無不以爲典據者。余讀史漢朝鮮傳、而知王險在涓水之南、平壤城非王險城也。其證有四：涓水今大同江也。平壤在大同江之北、而史漢並言滿渡涓水都王險、證一也。樓船將軍楊僕从齊浮海至列口、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是漢以樓船由水道攻其南、左將軍由陸路攻其北。樓船先至王險、軍敗遁山中。進退皆不言度涓水。左將軍擊朝鮮涓水西軍、是荀彘與朝鮮戰、尚在涓水之西、未能至王險城、證二也。古渠願降、遣太子入謝、方渡涓水太子疑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涓水、復引歸、證三也。武帝滅朝鮮、定爲四郡、而樂浪郡治仍名朝鮮、其因王險故城可知。自朝鮮滅後、高麗始興、都九都城。至三國時、爲毋丘儉所破、王奔南沃沮。魏兵退、始移都平壤。其時樂浪帶方、皆爲魏屬郡、不容高麗以喪敗之餘、奪其郡治也。是平壤城非王險城審矣。」案楊說是也。近時日人原田淑人樂浪發掘報告、謂大正二年以來、在大同江南岸平壤府西南

<p>邯鄲</p>	<p>水沮 亭樂莽 鮮曰</p>
<p>邯鄲</p>	<p>水沮</p>
<p>省</p>	<p>省</p>
<p>一里半土城、有「樂浪太守章」「朝鮮右尉」「邯鄲長印」三封泥、「樂浪禮官」「樂浪富貴」「大晉元康」等銘識之瓦當出土。近來更有「黏蟬長印」「長岑長印」「增地長印」「渾彌長印」「樂都長印」五屬縣之封泥發現、因認定土城爲樂浪郡治朝鮮之遺址、更足以證明楊說朝鮮縣在沮水南之精審矣。</p> <p>今地不可考</p>	<p>前漢志沮水下注云、「水西至增地入海。」水經沮水篇、「沮水出鏤方、東南過臨沮縣（王先謙曰、諸志無此縣、蓋沮水縣之誤文。）東入於海。」酈注云、「許慎云、「沮水出鏤方、一曰出沮水縣。」十三州志云、「沮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南逕鏤方也。昔燕人衛滿自沮水西至朝鮮、楊僕荀彘破右渠於沮水、遂滅之。若水東流、無渡沮之理、其水西逕朝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沮水西至增地入海」也。（按增地在朝鮮之西南、酈注西北流應爲西南流之誤。）又漢興以朝鮮爲遠、循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考之今古、於事差謬、蓋經誤證也。」按酈注說是也。據十三志故城當在今朝鮮平壤城東北、（漢朝鮮縣即在今平壤城南、）大同江（漢沮水）發源處。地當今朝鮮永興之西、陽德之南。</p>

東 省	列吞	彌渾	奚提	方鏤	治都南 部尉	明昭
	注	彌渾	奚提	方鏤		明昭
	移屬 帶方	彌渾	改屬 帶方	方鏤		明昭
		彌渾		方鏤		省
		彌渾		方鏤		
		彌渾		方鏤		
		彌渾		方鏤		
		彌渾		方鏤		
<p>楊守敬前志圖云、『昭明爲南部尉治、在樂浪之南無疑。』</p> <p>水經溇水注引十三州志、『鏤方縣在樂浪郡東。』按樂浪治朝鮮、在今平壤大同江南岸。鏤方當在平壤之東。</p> <p>在屯有之南、（見海冥下考釋）今地無考。</p> <p>今地不可考</p> <p>（注）續志有樂都、前志無。謝鍾英云、『前志吞列即後漢樂都也。』（三國疆域志補注）楊守敬前漢圖自注、數帶方屬縣、亦及吞列、是與謝說同。按吞列位置、於魏應爲帶方屬地。今從謝楊之說、定爲吞列之改名。</p> <p>前志吞列下注云、『分黎山列水所出、』按從陳澧說、列水即臨津江、則吞列縣分黎山爲臨津江發源處。故城當在今朝鮮平壤東南、江原道境。</p> <p>楊守敬晦明軒稿漢志釋地駁議云、『按後漢書東夷傳言「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高句驪。自單單大嶺以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p>						

嶺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嶺東地。今以續志較前志樂浪郡無東隴而不而蠶台華麗邪頭味前莫夫租七縣、故知此七縣屬東部都尉。』又前漢圖自注曰、『七縣皆當在樂浪郡之東、而華麗沃沮舊將玄菟所屬、此二縣當稍北、而不而邪頭味爲濊貊之地、當稍南、東隴蠶台前莫當在其中。』漢志釋地駁議又云、『玄菟治高句驪、高句驪在朝鮮（樂浪郡治）之北。……武帝紀臣瓚引茂陵書「臨屯郡治東隴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眞番郡治豐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是眞番遠於玄菟千里也。漢志東隴屬樂浪、續志無之、蓋在單單大嶺以東、屬東部都尉、爲光武所棄者。是臨屯在樂浪之東可知也。……綜而言之、是玄菟最北、樂浪在玄菟之南、臨屯在樂浪之東。』按東隴爲故臨屯郡治、當在玄菟屬縣華麗沃沮之南、樂浪郡之東。

案楊守敬曰、『隋書外國傳、新羅兼有沃沮而不而穢之地。考漢志言不而東部都尉治、是不而在樂浪之東無疑也。三國志東夷傳「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驪沃沮接、東窮大海。」又云、「自單單大嶺以西、（疑即蓋馬大山）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穢爲爲名、今不耐穢皆其種也。」又云、「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弓遵、以嶺東濊屬句驪、與師伐之、不

而不
東部
都尉
治

省

	台蠶	麗華	昧頭邪	前
耐侯等舉邑降。八年、更拜不耐穢王。」是不耐即濊之一邑無疑也。一統志謂在今朝鮮國咸興府北是也。『晦明軒稿漢志釋地駁議』	從楊守敬說、屬樂浪東部都尉、常在故玄菟屬縣沃沮華麗之南、不而邪頭昧之北。蓋不而邪頭昧、楊說為濊貊之地、(分見兩縣下考釋)據服虔注、濊貊在辰韓之北、濊貊南與辰韓接壤、縣不能在其之南、故知其地必位於不而邪頭昧之北也。	楊守敬曰、「後漢書句驪傳、」元和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是華麗初本玄菟屬縣也。』(『晦明軒稿漢志釋地駁議』)按華麗从楊守敬說屬樂浪東部都尉、又嘗為玄菟郡屬縣、則當在樂浪郡東、東眺諸縣之北矣。今地無考。	楊守敬曰、「孟康曰、「昧音秣、說文有歲邪頭國、」晉灼曰、「歲古濊字、歲昧音近、」是邪頭昧即說文之歲邪頭國、亦即濊貊國也。服虔曰、「濊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驪沃沮之南、」是其地當今朝鮮陵府忠州之間。』(『晦明軒稿漢志釋地駁議。』)	前莫从楊守敬說屬樂浪東部都尉、在樂浪郡東部、地當華麗沃
	省	麗華	省	省
		(注)無續志		
		省		

冥海	資含	奚提	岑長	都樂	口列
冥海	資含	奚提	岑長	新南	口列
冥海	資含	奚提	岑長	新南	口列
冥海	資含	奚提	岑長	新南	口列
冥海	資含	奚提	岑長	新南	口列
冥海	資含	奚提	岑長	新南	口列
<p>在屯有南、今地不可考、</p> <p>今平壤東南、熊津江源左右。</p> <p>同上</p> <p>在樂浪郡屯有南、今地無考。</p> <p>今朝鮮平壤西南、臨津江入海之口。</p> <p>从謝鍾英說、樂都卽前漢吞列易名、在今朝鮮江原道臨津江源左右。</p> <p>晉志帶方郡有南新無樂都。汪士鐸云、『晉改樂都爲南新、』今从之。（注說見漢志釋地。）</p>					

第四章 西漢魏晉之東北屬部

上 史料

按：漢魏晉東北屬部之禮俗文化具見後書魏略魏志引魏志晉書，今如重爲編次成說，或能便於讀者，然難免致巨大之錯誤。蓋此等古代史料，分解則或得勝義，重編則不易存疑，如徇讀者之便而有損史料，亦事之最不幸者。故今集錄史料於前，綴錄識語於本文之下，而以余所分解者置其後。史料之旁加圈識者，多是最可注意之事，在余所分析之中特爲標出者也。其諸史相同之點，僅圈其最前見者。

又按：漢魏晉東北屬部，嚴格言之，夫餘高句驪句驪沃沮濊貊也。更廣其義，亦可將歲時朝謁之三韓列入，挹婁則並非中國屬部，僅中國屬部夫餘之屬部耳。然如不合挹婁以統論諸部，勢感困難，故仍存之。至諸部之次叙則依後漢書。

又本章所抄者，大體不及晉書以次，然魏書北史之勿吉傳與後書魏志者相發明，又北史之百濟新羅傳亦然，故並附焉。又兩書文句大同小異者，並行錄之，以便省覽。

又范氏後漢書成於三國志之後，然范氏後漢書乃直錄前人者，不可以其爲劉宋時之史籍而輕之。故今仍錄之於魏志前。

叙語

〔後漢書〕（上文已見前引）東夷率皆土著，烹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

求之四夷者也。按所謂士著者、謂居處生活著士為定、非遷徙之游牧民族。所謂「中國、東夷轉能保存中國、古代之生活狀態也。」者、蓋緣中國本部文化、進展特速、故後代禮俗每異先世。

〔魏志〕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

一 夫餘

〔後漢書〕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滅

地也。初、北夷索離國按索離、魏略作臺離、通典同、梁書作臺離、隋書直作高麗、然則後書作索離者、字之誤也。王出行、其侍兒於後

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鷄子、來降、我因目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

於豕牢、豕目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按此數語酷似詩生民篇言后稷生事。王目為神、乃聽母收養、名

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目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

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說見前。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狝、大珠如

酸棗、以員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按此為東北民族與中國人生活之基本相異處。其人麤大、彊勇、而

謹厚、不為寇鈔。目弓矢矛為兵器。然則戈非其主要兵器。目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

屬諸加。按清乾隆帝辯此名號甚力、一見滿洲原流考卷一、然不可通。乾隆帝以馬加、牛加、豬

屬之個人、加狗、加為、司馬、司牛、司豬、司狗。司馬、司牛、猶可說、豬狗非牧畜之物、不能成羣、而

狗乎？此圖騰之標識耳。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按此亦中國風習。以臘月祭天、秦俗亦

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按此當與秦漢之大脯同。有軍事亦祭天、殺牛、目躡占其

吉凶。此當與一般代牛肩胛骨卜法為一類之變。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

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見死妻、嫂死則有棹無棺、殺人殉

葬、多者目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目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目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魏志〕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按此平敞之地當即今吉林洮南一帶之大平原也。其曰多山陵、必兼括西境、黑龍江南境、以及今吉林中部諸山、或北及興安嶺之南支。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彊勇、謹厚、不

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按據檀弓、及漢人言五德者、皆謂殷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鞮、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狝白黑貂之裘。此蓋在國用出

國用染於漢俗之服耳。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憎妬、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輪牛馬乃與之。兄

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狝、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據殷墟發掘、知商行道晝夜無老幼皆

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徇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疆，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爲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子，籍沒財物，遣使薄斂送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爲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者。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貉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

〔魏略〕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爲榮。其祭王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疆之，常諍引，以此爲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着布面人，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倣。拂也。按此全是中國人之舊俗，儒之族，溯其本始，常與諸夏同源矣。

又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也。

〔晉書〕（晉）武帝時，頻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

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虜又要之於路、沈與戰、大敗之、虜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爲虜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按夫餘自西漢臣服中國、玄菟外徼也。及其衰亡、中國猶爲之存亡國恤遺民焉。

二 挹婁（肅慎）

〔後漢書〕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按人形似夫餘者、明其爲混合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目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目豕膏塗身、厚數分、目禦風寒、夏則裸袒、目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圍之而居、自漢興、目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魏志〕挹婁在夫餘東北十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已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

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按挹婁既服於夫餘、又曰、「卒不能服也、」語似矛盾。然尋繹其意、乃謂挹婁並非國家、而為散漫之部落、一部分服於夫餘、而其大部分終不能夷滅也。

〔晉書〕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為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為約。有馬、不乘、但以為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為布。有樹名雜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按濱海之人而無鹽、其文化之低可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相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磐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磐、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磐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於相府、賜其主僇雞錦罽絁。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磐。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魏書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

疆、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利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

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瓊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

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栗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

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在栗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

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西北、其七

白山部、在栗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

古肅慎氏也。東夷中為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從太山者、華

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洩汗。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

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屋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

車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及麥、稌、菜則有葵、水氣鹹凝、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其

畜多豬、無羊、嚼米為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手

乳而罷、便以為定、仍以為夫婦。俗以人溺洗手面、頭插虎豹尾、善射獵。弓長三尺、

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妬。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

箭長尺二寸、以石為鏃。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家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以其

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為業。角弓長三

尺、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常七八月造毒藥、傳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養毒藥氣亦能殺人。

亦能殺人。國南有徒太山、魏言太皇、有虎豹羆狼、不害人、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

者皆以物盛去。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溯難河

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句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請謀其可否。詔勅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獻。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余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二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十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貢。景明四年、復遣使侯力歸等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_延至。興和二年、六月、遣石文云等貢方物、以至於齊、武定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爲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誡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而得免、至高陽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三 高句驪 句驪

〔後漢書〕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

谷人隨而爲居。少田業，力作不足，目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目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按今滿洲人之行步皆走，此應是中國所謂趨也。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

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按：奴當爲語尾之音，似與左傳文十一年所記長本消奴部爲王，稍

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目

高句驪爲縣，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憙。莫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

零星。目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禳神，亦目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

金銀目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

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

積石爲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鬥，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後漢書〕句驪一名貂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貂。出好弓，所謂貂弓是也。王莽初，發句

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

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悅，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於是貂人寇邊愈甚。建

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

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目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

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

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建

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

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隄目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醜，目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目爲可許。尙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目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目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日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目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四，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魏志〕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阜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爲王。

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溝漣漣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涓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阜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阜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堵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栢。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名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貂、出好弓、所謂貂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一貂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一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

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先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維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四 東沃沮 北沃沮

勿吉別附
挹婁下

〔後漢書〕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

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日。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按。南。常。作。北。接。挹。婁。挹。婁。人。憲。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臧。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云。此。與。高。句。驪。祭。隧。之。俗。當。同。源。

〔魏志〕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

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鑿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按今中國北方、猶通用此俗。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頊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此當指阿落特羣島及蝦夷島等地。

五 濊

〔後漢書〕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目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目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

五年、罷臨屯眞番、目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匄。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蠶、作綿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祠虎、目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魏志〕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離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愚慤、少嗜慾、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綿、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

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六 三韓

〔後漢書〕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自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日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蜀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目綴衣爲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目繩貫脊皮、繩目大木、嚙呼爲健、常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建大木、目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祗、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目禮行者、讓路、國出鐵。

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質易，皆以鐵爲貨。俗憲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謚等詣樂浪貢獻，光武封蘇馬謚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魏志〕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絺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潰活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白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瀆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潰，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准旣僭號稱王，爲燕亡人衛滿所攻奪，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桓靈之末，韓濊

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幘沾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旻兵，衣布袍，足履革躡，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錘之，通日嚙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

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勒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烏邪馬國、如洪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朝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惣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魏略〕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眞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鑷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皆斷髮爲奴、積三年矣。」鑷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鑷

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卽以鑷爲譯，從苓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尙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鑷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千匹。鑷收取直還，郡表鑷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

〔晉書〕馬韓：…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北史百濟傳〕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後徙於馬闌，亦如之。王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爲橋，東明乘之得度。至夫餘，而王焉。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暇，百姓呼爲韃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

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虜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宮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方、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卷士庶居馬。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爲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目上、城之內外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飲食衣服與高麗略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蒼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篳篥箏箏箎笛之樂、投壺樗蒲弄珠握槊等雜戲、尤尙奕碁。行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溫暖、人皆山居。有巨粟、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族沙氏、燕氏、弔氏、解氏、眞氏、國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魏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

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隣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梟斬釗首。自爾以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盡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掃後宮，并遣子弟，牧園外廄，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鞍勒，看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實矯。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卿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于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反，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稱藩，兼受拜封，亦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通使焉。淹死，子餘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齊後主以餘昌爲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故。二年，又以餘昌爲持節都督東靑州諸軍事，東靑州刺史。周建德六年，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隋開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舩牽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

使者舞蹈而去。八年。餘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餘昌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覘高麗動靜。然餘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餘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尙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耽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麋鹿，附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北史新羅傳〕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或稱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盧。其人辯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穢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于百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復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屬於迦羅國焉。傳世三十至眞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眞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日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

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服色尙畫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婦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卽拜大兄。夫死、有棺歛葬、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也。

下 分解

甲、地望、

夫餘 夫餘初滅於慕容氏，繼併於靺鞨，渤海之夫餘府其故地也。夫餘府入遼爲黃龍府，舊

五代史謂其北至混同江僅百里，明其當在今長春之東北。遼之黃龍府入金屬上京路，曰隆州，天

眷三年、改黃龍府爲濟州、置利涉軍。天德四年、改名濟州路轉運司。大定二十九年、改名隆州。貞祐初、陞爲隆安府。（見金史）入元屬遼陽省開元路、

入明屬三萬衛。今吉林省長春農安扶餘等縣皆本土也。若言夫餘四至，則地方二千里，不可但以

黃龍府故地當之。魏志所謂「於東夷之域最平敞」者，明其當今吉林西境，黑龍江南境，或兼及

洮南一帶之大平原，其曰「多山陵廣澤者」，明其兼有吉林省中部之山澤，或兼及興安嶺之南

端。後書魏志皆謂其在玄菟北千里，不曰遼東，足徵其區域括有今松花江東岸之地。

挹婁 按、挹婁地望，後書魏志言之甚明。西界夫餘，東臨大海，南接沃沮，北不知其所極。蓋當

今吉林省之東部，黑龍江省之東部，俄屬東海濱州之大半，及阿穆爾州。西向南向皆無與中國轄

境接壤處，故與中國之關繫甚少。滿洲原流考以爲興京今興亦是肅愼之一地者，乃誤以後來勿

吉之範圍逆論挹婁。且滿洲原流考是清代官書，清代認肅愼爲其遠祖，故不免爲之誇大。挹婁是

散漫之部落，非一國家，故無都城可言。松漠紀聞謂「古肅愼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尙存，在渤海

國都三十里，以石累城脚。」既以石脚爲城，四面約五里，必非漢時之挹婁所能有，蓋亦是勿吉時

代之經置也。渤海都城在今寧安（寧古塔）、則此所謂肅愼城、當亦在寧安附近。

高句驪 句驪 按、後書高句驪與句驪同在一卷而分傳，魏志無句驪傳，其高句驪傳乃與

後書之句驪傳相同。蓋句驪本不止一部，其一曰高句驪，漢武時以爲縣，即昭帝始元五年玄菟郡移治之所。西漢末，句驪一支名小水貊者，漸強大，遂襲用高句驪之故名，然與漢武時名縣者並非一部。高句驪既于西漢末有此重大之興替，其疆土亦歷代有變遷。下節詳論之。

沃沮 沃沮之地望，按以後書魏志所記，蓋當今朝鮮東北境，即咸鏡道一帶，並及吉林東南之區域，以至俄領東海濱州之南部。東沃沮者，大體在今咸鏡道地及吉林東南端，北沃沮當在東海濱州之南部。沃沮非如夫餘、句驪爲一國家，乃是分散之部落，其民則濊民也。遼史志：「海州南海軍，本沃沮國地，有沃沮縣。」此地已不可考，然渤海以來所謂率賓，當即沃沮之本體。

濊 濊境在漢屬樂浪東部都尉，即金剛山脈迤東之地。大體當今朝鮮之江源道，北涉咸鏡道與沃沮界，南涉慶尙道與辰國接。

三韓 三韓爲辰國及其西鄰部落之演變，對於漢人及濊部或可稱朝鮮半島之土著混合體，其文化較濊人爲低。其地望當今慶尙全羅兩道，盛時蓋並有忠清道。魏志云：「韓在帶方之南」，明其北不至京畿道地。

三韓之分界今已不可尋，其相對之位置則甚明。東部爲辰韓，西部爲馬韓，介于二者之間而位置偏南者爲弁辰。南北朝時所謂任那者，當即以弁辰故地爲大體。東國文獻備考所載歷代疆域，既無圖以表之，且年代每不標明，頗難採用，今故從略。

乙、族類

漢魏晉時東北諸部之族別，後書魏志所記者未嘗不明晰嚴整，然古代記述多不能合近代觀念之要求，而諸書所記字裏行間之意義，如不細爲體會，亦易將極重要之事實漫然讀過。今試爲分析之前，有二事宜先辨明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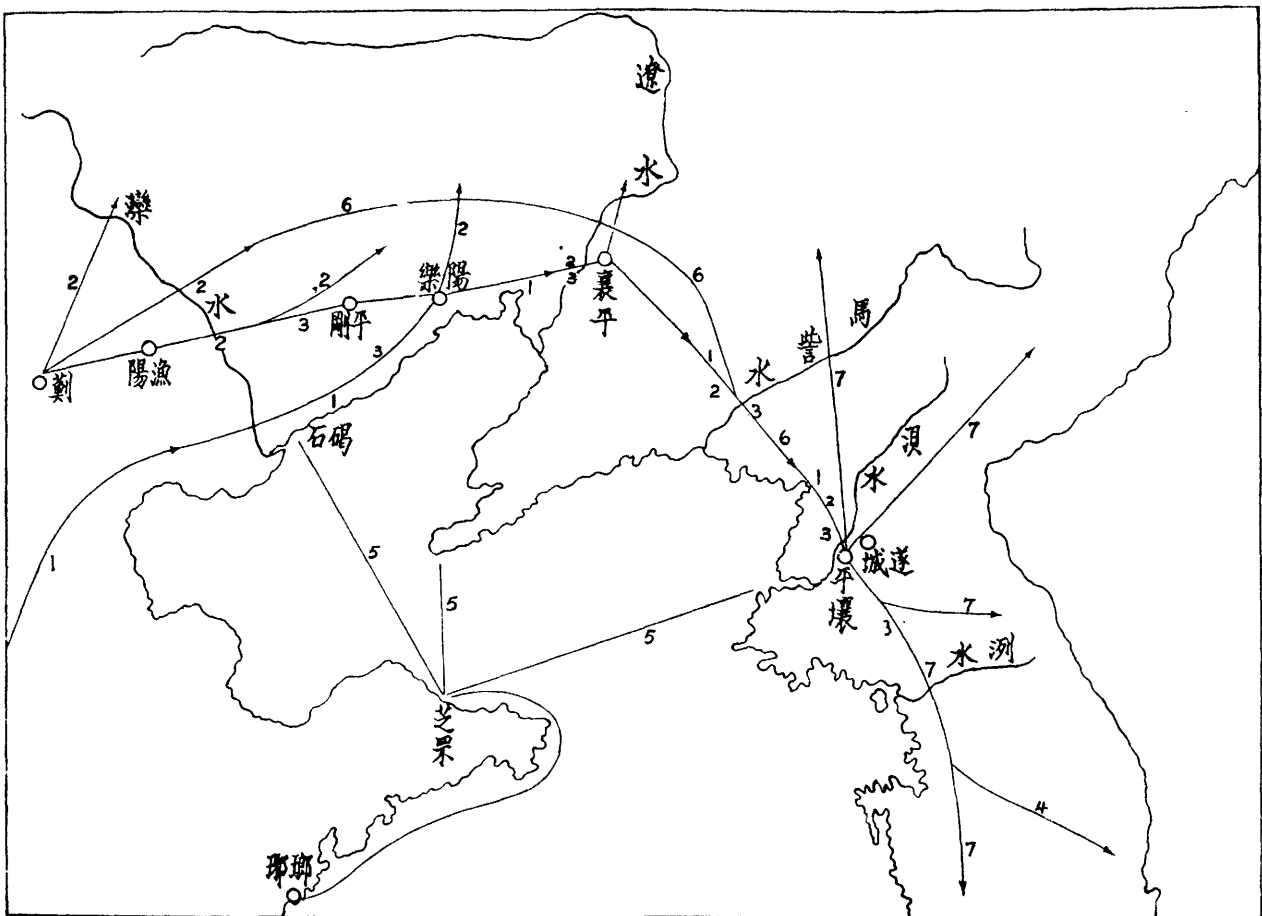
一、諸書所記東北部族，非一代事。自箕氏朝鮮至慕容氏，雖漢族及其文化之東進爲一經恒之事件，然所謂諸夷者，歷代消長不同，疆域分合乃異。如混爲一世之事而觀之，勢必失其窳要，必依時代尋其消長，然後源流可觀。

二、一國之內，一地之民，每非盡是純一之部族。東北區域，北接黑水金山，西連瀚海松漠，南挾朝鮮半島，西南與山東半島相應，海陸皆不呈封鎖之形勢，故若干民族來來去去，爲歷史上必然之事。於是一地之中，統治者與衆民或爲不同之部族，且同爲一地之衆民，亦不必盡是淵源一脈，階級之形成爲不可免者。此等階級之形勢，如匆匆看過，勢必淆亂史實。例如夫餘，其下層乃濊民，其統治者乃「亡人」。又如辰韓，其本體與馬韓等當爲朝鮮半島南部原民，其混合則秦人。又如百濟，其衆民爲馬韓之舊，其王朝則夫餘之統治者之一支。又如箕氏衛氏之朝鮮，統治者雖遷自中國，其大部居民中應有不少之濊貊舊族。今如圖說去，將誤會其涯略綱領，必先看清東北諸部族中之有階級，然後可知東北諸地之民族分配也。此一事實，爲治史學最不可忽略者。爲中國，而革命之中國人則謂之爲滿清。兩種說法，實皆不錯，如以全民爲觀點，「大清帝國」自是中國，如以統治之組織爲對象，清國固是滿洲也。又索倫葉赫諸部之號女真、兀良哈之號蒙古，皆可如此看。契丹金人入元號漢人，此因遼金舊國之大部分人民皆是漢人，故國亡之後，從多數之名。契丹一詞，在俄國及若干西北部族中爲中國之稱。

俗、亦復如此。如以爲索倫出于女真、兀良哈出于蒙古、契丹本是諸夏、自是大錯、然習俗之稱、亦自有其原故、不可遽以爲非。世上甚少單純之民族、封建時代、社會之階級每卽是民族之階級、少數之統治者與多數之被統治者常非一事。如忘其階級、而謂某國出于某部、必穿鑿也。

以此兩事爲注意點、可得下列之分析。

一曰中國人 所謂中國人者、指自燕齊一帶而往原以漢語爲母語之民族而言。此民族挾其文化上之優越勢力、及巨大之政治組織、東向拓置、自荒古已然。所謂遼東半島者、或自始便與山東半島爲同一民族所居。至於中國內部移出之記載、最早者有箕子之建東封、其地域容當在今鴨綠江古名馬訾水之兩邊。其後燕秦拓土、曾越涓水今大同。而至洌水今漢江北支。遼東遼西皆置郡縣。是則當紀元前三世紀之光景、中國勢力已拓置于朝鮮西半部朝鮮半島之西南角除外。漢武之設樂浪郡、非創造之事實、乃承前之再造也。詳見本書 中國人勢力更東南向以入辰國、所謂辰韓、實卽中國人與土著之混合國家、其語言不僅包含若干中國語成分、且包含秦人方言。後書云：「辰韓者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魏志云：「辰韓：其耆老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是其顯證。燕人衛滿挾其數萬之「亡人」東渡涓水、代箕氏以建國、濊貊真番沃沮皆服屬、故收集之中國人尤多、逮武皇統一之後、遼外諸郡遂爲固定之建置、而夫餘句驪濊貊皆服屬焉。下至慕容氏之興四百餘年間、皆漢人拓張並穩固其勢力之時代。凡此東移之跡、略如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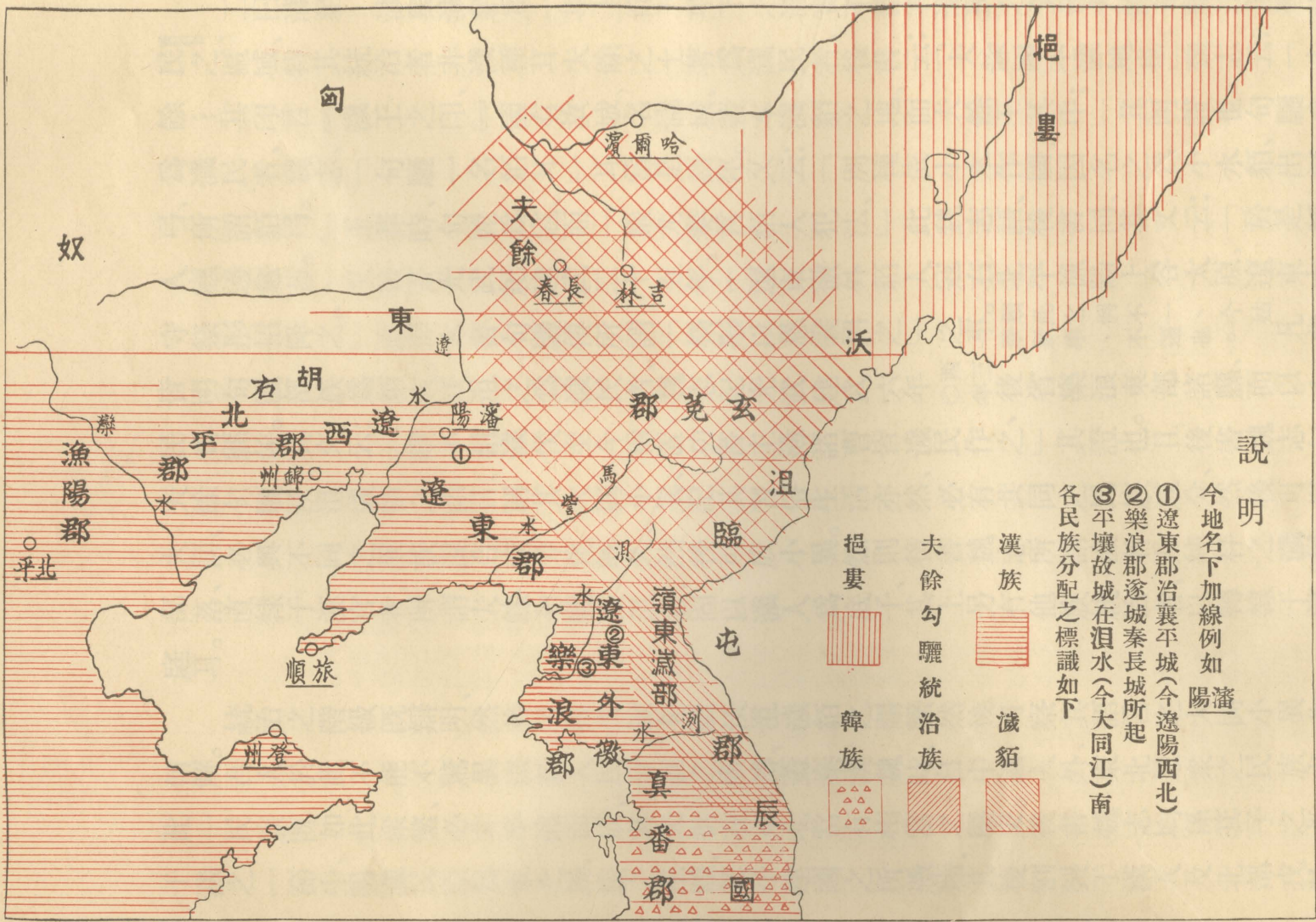


武帝平朝鮮前中國人東向圖

- 1 箕子東去之線(此為假定)
- 2 燕人東向北向拓殖設遼東遼西諸郡之線
- 3 秦人東向拓殖之線
- 4 秦人入辰國之線
- 5 古海路交通
- 6 衛滿入朝鮮之線
- 7 衛氏據朝鮮向外拓土之線

秦漢間在東北各民族分布圖

秦始皇帝一統至漢武帝平朝鮮置四郡之間中經秦衛氏漢三代



說明

今地名下加線例如陽

- ① 遼東郡治襄平城(今遼陽西北)
 - ② 樂浪郡遂城秦長城所起
 - ③ 平壤故城在湞水(今大同江)南
- 各民族分配之標識如下

挹婁	漢族
夫餘勾驪統治族	濊貊
韓族	

二曰濊貊。濊與濊貊爲一事。上節五項下之濊，實不括有濊民之全體。夫餘、句麗、沃沮皆濊民之區域，特其統治者非濊種耳。夫餘之土著爲濊民者，後書云：「夫餘國本濊地也。」魏志云：「夫餘：其印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其明證也。句麗之爲濊民者，魏志：「句麗一名貊耳。」耳當是語尾。又云：「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王莽時，句麗爲寇，而「嚴尤奏言貊人犯法。」此魏志語，後書同。其文云：「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又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五年，「遼東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遼東，太守祭彤招降之。」此即本書句麗傳所謂「祭彤以恩義招之」之事。類此之例不一、今姑舉數事、不遍也。凡此皆明句麗部族爲貊人。沃沮之爲濊民者，魏志記光武建武六年，西三年後省樂浪、東部諸縣，而以土民爲縣侯。其文云：「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書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其證也。且後書魏志記夫餘、句麗、沃沮、濊貊之語言，稱其大同小異，記其習俗生活亦然，必有共同之民族成分，然後可以大同，必與不同之異族混合或分化既久，然後可成小異。然則後書魏志所謂濊者，乃純粹之濊民部落，直隸于漢官者，所謂夫餘、句麗、沃沮者，固以濊人爲底子，其上另有他族統治者，以轉隸于漢庭耳。

統治之階級既辯明，然後可推夫餘、句麗、沃沮、濊貊之關繫，然後可察其語言之大同小異，作何解。吾人於此不能不驚異濊貊人民分置之廣溥，蓋秦漢魏時，自中國人外，東北最衆之民族也。此一民族既如此衆繁，必非卒然而成，其先世在東北當有相當之歷史。後書魏志均係箕子之教于濊之一節中，明濊民原爲東北民族之主體，箕子建國之所憑藉，其後割裂于漢人及北部戎狄。

耳。後書云：「東夷率皆土箸，其明證也。中國人與濊貊之關繫經典鮮記，惟詩大雅韓奕篇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伯，因其伯。」韓之故國相傳在河之西渭之陽，後代之韓城縣也。然其城不得由燕師完之，王應麟詩地理考云：

水經注、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後魏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李氏曰：又有「奄受北國」之言、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引韓奕之言爲證、梁山恐是方城縣相近梁山界上之山。此亦一說、存之以備參考。括地志、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里。

是則今河北省中部在西周時猶爲貊人所居，周之封建勢力驅逐其向外。詩此處鄭箋云、「追不誤、稍稍東遷。」鄭玄漢人、此說如當有一部分留遺於本土、而爲中國人所吸收同化。漢族與東北部族之類同、此或其一因也。

於此或不免置問曰：詩所爲貊，果漢代所謂貊乎？吾人於此無確切之證明，然東人之泛名曰夷，不曰貊。胡之一字自漢始亂，古人標識民族之號，除蠻夷戎狄而外，鮮有雜用。貊非通名，容非轉用。且以地望求之，秦漢時貊在遼東徼外，燕秦未拓土時貊之地位當更向內，詩所謂「以爲北伯」，應是伯諸貊之北國，鄭氏所謂「稍稍東遷」，當不誤也。又詩魯頌閟宮篇云：「至於海邦，淮夷蠻貊。」是春秋時山東半島之南濱海處猶有貊人之遺。然則黃河流域諸部族未混合而成中國民族之前，貊人之分布或兼有山東遼東朝鮮三半島之一部，中國民族既混成之後，其東部當以貊遺民爲一重要本質也。

三曰夫餘句驪統治族 夫餘之統治者與其地之舊日土箸不同，循後書魏志所記之語義、

可以明確得之。夫餘句驪統治族之最可注意者，爲其原始神話，本卷第一章已論之。此神話與殷周之原始傳說見于詩經者，若合符契，是此民族必與中國古代民族有密切之關繫。然則夫餘統治族將自中國而往乎？細玩魏志文義，當知其信然。魏志夫餘傳云：「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曰「亡人」，而不曰自何處亡，則應是自中國亡者，方可省以成此文句。下文果云：「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所謂玉璧珪瓚，正是中國之文物，所謂耆老言先代之所賜，漢之先代正是周秦，此明明言自中國之邊境出亡而往夫餘。其結語云：「自謂亡人，抑有似」者，中國史家固承認其傳說矣。此明明記載于後漢書魏志之義，後人忽而不察者，蓋因後書等記其神話，皆云，北夷索離國王子東明逃亡，南渡掩淲水，至夫餘而王之，故後人皆以夫餘王室自北而來。然此神話同樣見于高句驪及百濟部族中，其名東明或朱蒙實一詞也。同其云南渡也，同其水名亦僅是音變，高麗好大王碑、朱蒙作鄒牟、掩淲作奄利。是則此一神話中各節，只是一個神話中之成套語，歷世傳襲，不因遷地而變，誠不可以地理求之。此義既明，則所謂北夫餘者，不過是夫餘之北，部，非夫餘之所自來。好大王碑夫餘有東北之別。按其地望，東夫餘當即沃沮、北夫餘當即夫餘、自高句麗言之、沃沮在東、夫餘在西耳、非另有一北夫餘也。且索離一詞，尤可注意。索離魏略作橐離，梁書作囊離，通典作橐離，隋書直作高麗，是後書索離之索，必是橐之誤字，而隋書所言蓋得其實。橐離句驪疑是一名之異文。句驪本是若干部落，散布甚廣，後來句驪部中小水貊之統治者因出自夫餘，而夫餘之統治者乃本出原名橐離之一部也。句驪

說詳下。

然則夫餘統治者果于何時自中國邊境「亡」而往夫餘乎？循周秦之史跡，此一事件不在燕趙拓土之年，即當冒頓東并之日。史記匈奴傳云：「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郡，以拒胡。」以時代及地望求之，此其東胡向東北亡之時矣。傳又云：「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此又東胡滅國之時也。東胡在周末爲強族，內容甚複雜。所謂林胡樓煩山戎者，亦不知其是匈奴別部，或是東胡，但知其與中國關繫不少耳。東胡裔有烏桓鮮卑，然皆非近于中國者，其近于中國之東胡部，不容于滅後盡失其踪跡。秦時中國統一于南，匈奴統一于北，東胡山戎等之遷移必東其方向。東方土箸之猶是城郭之族，農業之民，兵力當不及東胡山戎等，則東胡或山戎樓煩林胡之倫，以亡人而臣服其部落，正其當然之事。然則夫餘句驪之統治階級，東部胡類之遺，而陰山之故族也。且胡本游牧之民，與東夷之城郭農業畜豕者絕殊，後書魏志所記東夷部族之俗，獨夫餘染有胡化，殉葬多至百數，兄死妻嫂，明其本非純粹之東夷，而有混雜之胡素耳。

此一統治民族本是亡人，而君夫餘更分支而轄句麗、百濟亦其所出。是則漢時之濊民，除樂浪東部都尉所轄外，皆受制于此族。濊民之分若干部，或是異族征服之結果然耳。

四曰挹婁族 據後書魏志晉書等，東夷夫餘句驪濊貊諸部語言大同，而挹婁獨異。至于生活之習慣，則東夷皆用俎豆，而挹婁獨不然。有馬不乘，不畜牛羊，惟知飼豕。且「獨無法俗，最無紀

綱」顯然與夫餘、句驪、濊、貊等不在一個文化階級上。此正所謂通古斯人之遠祖，後文詳論之。

五曰韓族 後漢時所謂馬韓、辰韓、弁韓者，其東部爲西漢時所謂辰國之遺，其西部是西漢時樂浪、徼外之蠻族，並非一個單族的民族。三韓之南界，有與倭人混合之成分，「故有文身者。」大約此三部中，馬韓較純粹，故文化亦最低，「其北方近郡樂浪諸國，差曉禮俗，」以其漢化之故，「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蓋猶在其原來文化狀態中也。其東之辰韓人，乃樂浪之秦人，因亂避往，與土箸混合者，故其語言中不僅有燕齊名物，且有秦方語。辰韓之文化差高，亦較富庶，然服屬於馬韓人，辰韓人不得自立爲王，須用馬韓人爲之。

此若干部落北與濊、貊不同，全體雖是混合者，然當有一基本原素，故若干習俗雖較近于濊、貊，而自有其獨立之文化階級。蓋無大政治組織之農業部落，以其地理之形勢，最便于接受海外及陸上之影響者也。

文化

分析東夷之文化，最可注意者兩端：一此若干民族中之文化互異處，二彼等文化似中國處。甲、生活狀態 夫餘、高句麗、沃沮、濊、貊諸部人飲食皆用俎豆，與中國同，其居處皆城柵，雖或爲大國，夫餘或爲部落，濊、貊要非游牧。此爲歷代東夷與北狄之絕對不同處。亦即東夷生活近于中國，別于朔、漠部族之要點。持此可知歷代東夷，雖時與北部相混，究非一本一原，而東夷之與中國

易于混同者以此。夫餘、句驪、濊、貊、沃沮皆是農業部族，其中僅夫餘稍染游牧之習，高麗亦善用騎，此當與中國之改習騎射者同，或由其統治者本爲騎牧之民，其人民大體固是城柵農業者也。此若干部族中似以濊、貊之中國化爲最著，不特用中國之生活狀態，且染中國之禁忌，後書謂「東夷似中國人」，魏志又獨繫箕子之教于樂浪東部之純粹濊、貊部落中，明其中國化之顯著。夫餘、句驪本以濊、貊爲基，然其漢化稍遠者，以後來頗染胡俗，故略有變態耳。沃沮以地理之形勢，不便發達文化，且北近于挹婁，夏日須避居，故文化不能不簡陋。然以諸書所記測之，亦與句驪、濊、貊爲一體。

乙習俗 凡是濊、貊之地，無論夫餘、句驪與樂浪東部，皆以十月爲成歲，蓋農功既畢之節也。爾雅曰：「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一年者，其字形表秋收之義，祀者，每年祭天之禮，歲者，其農功之義尤顯。濊、貊蓋以歲功既成爲節，亦諸夏之風。其染于濊、貊俗之韓族亦然，以十月爲祭天節，夫餘更以殷正月（臘月）祭天，尤類秦俗。句驪以十月祭天之大會爲東盟，此或是濊、貊人相沿之舊號。

喪禮則魏略所記夫餘之俗全與中國同。引見上文本書第八六葉沃沮之瓦鑿懸槲，亦爲今中國北方通用者。見本書九六葉其他可注意之習俗均釋于前節所錄史料，本文之下，今不重舉。

古代人最重髮飾，髮飾之別，竟是民族之別。中國人束髮加冠，南蠻斷髮文身，北狄被髮左衽。此一分布之形勢在古代東北若合符然。最北之挹婁人，編髮者也，中間之夫餘、句驪、濊、貊，用弁或幘，明其與中國大同。其南部之韓族，則「魁頭露紒」，章懷太子注曰：「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然則雖不編髮，亦非弁冠，此事可供分別民族之資。

綜合後書魏志所記、及上所標舉之點、可得下列之斷定：文化最高者爲濊民諸部、其中樂浪東部之純濊民最馴良、儼然華風。其北之夫餘、句驪雖長于兵革、猶不失其濊民之基本素。夫餘之若干習俗、尤與相傳之殷俗合、蓋略變于胡、亦以近于中國之故、所受之中國化或更多也。三韓部落文化頗低、在組織無大及生活猶處土穴上皆簡略、然已至農業狀態。其文化之稍進步處、皆秦漢人在樂浪者影響之也。文化最低者爲挹婁、仍在石器時代、處土穴中。句驪以好潔著、挹婁以不潔聞、顯非同類。至于挹婁人形似夫餘者、蓋以如此鄰近之國、易有混合、其本非一系、可斷言也。

諸部之推遷

上列數事既經辯解、可分求諸部之推遷矣。中國之殷代本自東北來、說詳傅斯年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其亡也向東北去、箕子之往朝鮮。或與貊族有一密切關繫。按之詩經、號貊人者、在西周春秋初猶有存于今河北省境及山東省東南境者。凡此遺民、以戰國時文化之混同、秦漢時政治之一統、已化于中國人之冶爐中矣。其東北之濊貊人當即箕氏建國之所本、箕氏朝鮮或尙及於今鴨綠江以北、不徒以今大同江流域爲本體。貊人之東向當予本地土箸以大打擊、所謂韓人、或即朝鮮半島之士箸、迫于貊人及燕秦勢力而南保者。其中更合以自海上來自中國往各樣之成分耳。箕氏朝鮮或不能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若干封建的部落。衛滿承之、收集漢人、威服四鄰、所建國家之大、箕氏或未有也。按以箕準亡國後奔馬韓而王之之形勢、參以後來高麗高王李三朝皆起自北方

之局，三韓之保守南端，或亦自北方退往者。

在朝鮮半島中民族移動有自南向北之形勢，在遼東徼外則有自西向東折而向南之形勢。

夫餘句驪統治族之據濊地，蓋自中國北邊往者。說見前。夫餘傳世數百年，爲漢魏時東北最大之屬

國，未嘗爲中國患，亦未嘗有大變動。至慕容氏起，然後失國，至高句驪興，然後再亡。高句驪之高必

與句驪爲二詞，後書有高句驪傳，又有句驪傳，魏志所記高句驪事皆在後書句驪傳中。且王莽改

高句驪爲下句驪，明高爲形容詞，冠于句驪之上者。推尋此意，當由於句驪有若干部落，其居山地

者曰高句驪，以別于其他句驪諸部。且後來之高句驪國王曰高氏，更足明高之一字不與句驪爲

一詞。漢武帝時已平高句驪，故昭帝時玄菟西徙，以高句驪爲郡治，所謂「去遼東千里」者，此之

高句驪也。後書所記高句驪事，習俗部居而已，無寇邊事，明其已在郡縣之中。西漢末，其小水貊之

一支獨強，遂襲高句驪之舊號，此雖亦名高句驪，實與漢縣非一事。此小水貊之高句驪後來逐漸

發展，至隋唐遂爲中國之勁敵。後高麗金富軾所著三國史記，以新羅高句麗百濟建國皆在西漢

末，其世系斑斑舉列，按以高麗好大王碑所記，其說高句驪世系及史跡，當有所本。雖語言過誇，要

亦國史之遺文，或傳說之流遺者。金氏以高句麗始祖東明建國于元帝建昭二年，西歷紀元前三十七年以後

書所記句驪事皆繫于高句驪紀，此亦足明東漢後所謂高句驪本是句驪之一部，非漢武置縣之

高句驪也。此小水貊之高句驪自後漢殤帝時即爲遼東玄菟害，漢末尤疆，公孫康毋丘儉慕容皝

三次征伐之，大被創夷，然終未能遏其興起。

樂浪東部之濊貊，在漢武時爲臨屯郡，昭帝以後併入樂浪郡，所謂東部都尉領東七縣也。七縣

中兼有沃沮（夫租）縣。後漢光武時許其自治，然「四時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之如民。」猶是徵內也。

沃沮之地，西隔大山，東濱大海，成一南北修長之條，故自成南北部落之分。所謂沃沮者，滿洲源流考以爲即滿洲語之窩集，其言云：「今自長白山附近，東至海邊，北接烏拉黑龍江西，至俄羅斯，叢林密樹，綿亙其間。魏毋丘儉討高麗，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則沃沮者，實即今之窩集。」

按：窩集、滿洲語，森林也。

沃沮爲分散之部落，不成一國家。南沃沮初爲玄菟郡治，後屬樂浪東部都尉，北沃沮則困於挹婁人，至于「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困可知。後漢時已如此，果也。至南北朝時或晉時已然。挹婁人已兼并沃沮而襲其名矣。魏書北史所謂勿吉，一作靺鞨者，其

地望大體當後書魏志所謂南沃沮及挹婁，其名稱則沃沮勿吉靺鞨顯然爲一聲之轉。於是沃沮乃不見于史書，而靺鞨入唐爲強國焉。此等「以牛易馬」之史實甚多，忽之每致不得要領。挹婁之爲肅慎者，今日殊不能知。史家果何所憑藉而作是語，或以其用石矢巨弓，出自東北遠方，而「稽古」以定此名，亦未可定。然此等部落文化極低，未必從漢人稽古建號之習，而肅慎一詞，却在被一帶流行至于後世，宋時所謂女真，明時所謂珠申，建州自號其民之稱，見滿洲源流考。皆肅慎之聲轉，是則不可

遽以「挹婁古肅慎也」一語爲中國史家所造矣。左傳記周王述其祖烈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如是則肅慎必近在今遼西或灤河一帶，然箕氏建國，以濊貊爲本，後書魏志皆暗示此義，而漢時濊族溥居于今遼寧省東部，吉林省大部，或北及黑龍江省南端，在朝鮮更居東部，此濊貊之民以其生活習俗又可決定其決非出自濊海原爲游牧族者。果西周初諸夏與挹婁之前世肅慎

接壤，則後來橫斷二者間之貊族原非土箸可知，此貊族又何自來乎？貊族與挹婁非同族，又顯然記之于諸史。然則挹婁是否即「古肅慎之國」，只好闕疑。今更將名詞傳變圖之如下：

沃沮^(漢) — 勿吉^(六朝) 靺鞨^(隋唐)

肅慎^(西周) 女真^(趙宋) 珠申^(明)

辰國政治情形在西漢時者無可考。其地當朝鮮半島之南端，一切在朝鮮北部及遼外之民族被迫于後起之部族者，勢必羣集于此，更無路可走，而海上又可若有若干部民來住，倭人來此最便，然不僅倭人已也。是辰國本是一大混合場，或以文化較低於濊貊之朝鮮半島原始民族爲其基本耳。箕準于亡國之後襲此地而王之，不久旋滅。馬韓部落特強，辰韓文化最高，然莫能抗馬韓，故但以馬韓人爲王焉。自新羅崛起，然後辰韓之部族始大，既不服屬於馬韓（百濟），更北襲濊人，與高句驪拮抗。此新羅者，在魏曰斯盧，爲辰韓十二國之一。^{見魏志}在劉宋始曰新羅。北史云：「或稱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盧。其人辯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于百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于迦羅國焉。」其先辰韓之混合既如彼，其後新羅之混合又如此，實不成一種族。然隋唐之世，新羅獨能事大，故高麗百濟以抗中國而喪國遷遺，新羅以事唐之故，獨能爲中國外臣，不亡于倭，而保世滋大。唐高宗後，武氏篡國，東方照顧不及，新羅乃得特殊之寵異。而安史之亂，中國與東方之陸路交通絕，新羅乃得據有半島之大部分。至五季時，始改歷數于後高麗朝之王建。高麗新羅百濟三國中，新羅之強大最後，然三國史

記東國通鑑皆以新羅建國爲最早者，蓋新羅獨不亡于唐，半島之古史材料傳自新羅，故新羅人得飾造其詞也。此雖飾造，然必有一部分依據傳說，不可一筆抹殺之。若三國史記新羅記初數卷所載日食等，必是依春秋而妄造。梁時彼尙一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見梁書）其登梁朝、亦憑百濟使臣、焉能記日食于漢代乎？三國史記之材料、必經辨析、然後可用也。

馬韓初爲辰國之統治者，其後百濟亦以武力著。百濟本馬韓列國之一。見魏志。其名據好大王

碑當作百殘，其作百濟者，漢土文書之假借。北史釋百濟來原及名號云：「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

仁信，始立其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

因號百濟。」百濟既非本字，此說當不可通。按魏志，辰韓「有似秦人……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

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然則所謂百濟者，其謂樂浪百戶南徙之邑乎？此說如可信，

則百濟王之出於夫餘，更無可怪。蓋本是樂浪流寓者，故能自北至南。否則百濟于仇台白仇台始

爲氏。建國時，中國人之勢力未衰，樂浪郡之統治猶壯，且正值公孫氏雄海東而置帶方郡時，出自

夫餘之人何路遠越漢郡而至馬韓乎？三國史記所記三國先世，蓋將中國史籍及本邦後世之粗

記與傳說混爲一事者，金富軾實未造僞史，然其所憑之本土材料非漢籍之比也。或曰：百濟在晉

末魏初，曾越海而據遼西一帶，南朝諸史多以百濟本在遼東，與高句驪比鄰，魏書且以爲「北去

高句驪千里，甚矣其疎也！」按百濟據遼西事，殊費索解。遼西疆域經前燕前秦後燕北燕四國

地理而誤，而魏收穢書之無稽，亦不足論也。百濟在唐高宗時，以聯倭爲唐所滅，唐將劉仁軌盡殲日本舟師于白江，

百濟遂夷。參看唐平百濟碑（海東金石苑卷一）

上節所說如不誤，則今人日本人猶甚。謂古代東北及朝鮮爲通古斯人所居者，實毫無憑籍之論

也。自挹婁諸部擴張疆土轉號勿吉（靺鞨）後，通古斯人始以漸雄視于東北。前此強大者，爲夫餘、句驪之橫介于中國與通古斯族間者。隋代以前，中國與代表通古斯族之挹婁、勿吉往來絕少。唐代彼始與中國交兵。高句麗之亡，靺鞨之興，可謂在東北漢族以外居住區域中最大之轉變。前此爲最近于中國之濊貊人世界，後此爲稍遠于中國之通古斯族世界矣。此一升降之所係，其重大或不在中央亞細亞，由印度日耳曼世界轉入土耳其世界之下。從此朝鮮獨立爲一民族，白山黑水之間，歷世強不能馴，非復句驪濊貊時代之禮樂人文矣。

民族之認識

上文既依地望語言習俗遷變以疏解其民族部落，茲再依此民族部落之別以探其與後來之民族有若何之關係焉。

- 一 漢族或曰中國族。此族人在古代中國東北及朝鮮之經歷已見本卷各節，茲不贅論。
- 二 挹婁族 挹婁族之必即通古斯族，可以其流派確知之。挹婁之後爲勿吉，勿吉之轉音爲靺鞨，靺鞨之遺而復振者爲女真，女真之受中國節制者爲建州，建州之改名曰滿洲，滿洲語女真語確然爲通古斯語族之南支，則其本源之挹婁、勿吉、靺鞨必通古斯族也。且後漢書魏志所記挹婁生活習俗多與今之通古斯人合，不僅語言有線索可尋而已。

- 三 濊貊 挹婁既爲通古斯族，則與挹婁不同語之夫餘、句麗、沃沮、濊貊一系必非通古斯

族也。通古斯者，本語言族系之名詞，並非種族，然語言族系大體上可爲民族分別之標準，以語言之單位每即文化之單位故也。挹婁人形似夫餘，明其以鄰近而有血統混合，其語言不同，明其不衍自一派。若曰：夫餘等所謂濊貊之一系，雖不與挹婁同語，亦不妨與挹婁俱爲通古斯之分支。殊不知後漢書所記夫餘、句驪、挹婁事，乃去今兩千年前者。今通古斯人之居土，東濱大海，西界葉尼賽河，其東南端與漢人朝鮮人分界，其中部之南端，與蒙古人界，其西北一支則橫穿于說突厥語之部族間。其東北爲突厥之葉庫克族，其西南爲突厥之韃靼各族。其形勢實見憑陵于蒙古突厥。居西伯利亞平原之地，非可長久固持者。按之中國史，挹婁（後爲勿吉）之地望，及其迤北之山河交錯地，當爲此族之本土，而以金山黑水爲中心。其西北之長線，在近二千年歷經遷變，蒙古突厥各族與之代有其地。然則今之通古斯族部落，當不能爲遠古造成之民族，而二千年前夫餘、句驪等濊人先與確可認爲通古斯族先世之挹婁人絕異其語言生活狀態及習俗，其文化程度之高低尤懸殊，是則夫餘、句驪等濊貊國必不能爲今日通古斯各部之同族無疑也。且所謂通古斯族者，除其南支以受漢化而文化大進外，其北部至今尤在甚低之文化中，其文化程度正與古所謂挹婁者相應，而與夫餘、句驪、濊貊等全不能合。穴居、石鏃、「獨無法俗，最無綱紀」之挹婁人，與城柵、俎豆、揖讓、好潔、守喪、耕稼、冠冕之夫餘、句驪、濊貊諸部，必不能有近屬之關係，然若假設今所謂通古斯族者，自夫餘挹婁前數百乃至千餘年，即分文野絕然不同之派，亦不可通矣。

四 三韓部落 三韓不可以民族名也，三韓之爲甚複雜的混合部落者，可以數事明之。夫餘、句驪、濊貊沃沮分散若干萬方里，而語言大同，三韓部落局促于半島之南端，而語言各異，一也。

辰韓多中國遺民，故名秦韓，而「漢末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二也。「近倭，故有文身者。」則自海上來之成分，其數非可忽略者，三也。箕準于亡國後，夫餘尉仇台于變動中，皆往而王之，必帶其部族俱往，四也。辰國之字誼，今雖未能確知，然日本人有以辰國之辰爲十二辰之誼者，其說似不誤。辰韓弁辰皆十二國，而漢化區域之中，以十二種動物代十二辰之金石記載，恐亦以朝鮮慶州西岳角干墓十二神畫像爲最古。漢鏡紀十二辰者，並不配以十二獸。此雖近後之石刻，其神話或亦淵源自昔。十二獸配十二辰者，北虜之俗，非中國之習。浮屠教在東漢已大自海上來中國，三韓又殖其變形之教。海南山北，遠方殊俗，萃於一土，此土之常受遠方影響可知，五也。州胡島上有髡頭如鮮卑之民，亦可注意之事實。按、朔漢舊族故皆編髮或被髮，其髡頭者自鮮卑始。蓋鮮卑自北南移之前，或已間接受希臘波斯在中央亞細亞之影響，故不編髮被髮而髡髮。州胡者，州爲島之本字，胡之一詞在漢世亦以之名身毒（天竺）人。此州胡當是來自南洋或印度者，其韋衣裸下，乘船往來市賈，皆暗示其所來之方向，佐以此事，知馬韓所謂蘇塗必即浮屠，非僅名近貌似而已。保半島之子遺，集四方之亡人，承漢化於樂浪，混胡俗與竺教，可爲三韓立體之說明。三韓時先已如此，則後來新羅百濟之混鎔時可知。北史百濟傳云，「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按即倭字等，亦有中國人。」新羅傳云，「其人辯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凡此皆足證新羅百濟之不由純一民族而成。

今朝鮮語與四鄰各語之關係皆不明瞭，朝鮮語中漢字極多，然皆是借字，亦有與日本語偶合之點，亦由倭人據任那頗久，或不免差有影響於南端諸處，其前更可以三韓文身之俗證其小有同化，然此只是渺小的偶同，絕不能曲成日韓語同源之一說。朝鮮語與滿洲語及一般之通古斯語亦間有相類處，此當由鄰居影響或小小同化而成。總之，借字是一事，語法及音系受鄰近人

之影響又一事、小量之混合又一事、大混合又一事、而同系分支則絕然另一事也。至今治語言學者、未絲毫能證明日本朝鮮通古斯之同源、但有若干提示以想像擺布之而已。且所謂烏拉阿爾泰語族自身是否一事、先是一問題、其中語族間差別實太大、且烏拉阿爾泰一詞遠非印度日耳曼語族或賽米提語族各名詞合義之比。今持此內含不明之名詞、以括源流尙未曉知之語言、實難有科學的弋獲、徒爲國別的成見及政治的喧嚷而已。

參看 (1) S. Kanazawa: *The Common Origin of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Tokyo 1910

(11) A. Meillet et M. Cohen: *Les Langues du Monde*, Paris 1924.

然吾人不妨試問今之朝鮮語出于古之朝鮮半島中何部、此問題果能解決、豈不大妙、蓋如出于高句驪、便是濊貊、若出于新羅百濟、則另一事也。無奈朝鮮史並不給吾人以明確之敘述。朝鮮之製字母是明初年事、前此皆用漢文、故古語存者、僅用漢字漢文書寫之若干官名地名人名而已。此雖可憑以揣猜、究不能得上等結論、於是對此一東方文明古國竟不能知其語族來源、亦憾事也。按近代李氏朝鮮建國于洪武朝、雖爲中國易其國號、且在明朝「視同內地」明史語。然對于其前之王氏後高麗朝實無何等重大的文化及民族之改易。王氏朝時、歷爲契丹女真所憑陵、更爲蒙古所蹂躪、然均未影響及于民族之改變。王氏高麗建國于五季之初、與遼差同、雖起自半島之北境、究以唐代新羅爲其底子。自唐高宗時、百濟高句驪以背唐而亡國、新羅以事大而保業之後、雖安東都護設置將及百年、然武后之牝鷄司晨、徒與東人以進展之機會。故高麗百濟唐代雖復其國、終以新羅故、未能就藩、新羅事唐、奉羈靡之臣節而已。高宗後數世、皆新羅擴大其勢力于半島之時代、新羅未亡之前、幾統一半島之政治權。後高麗憑此而起、則新羅之有大影響于後

高麗可知。然新羅在三國中建國獨後，初不見于經傳，後附庸於百濟。且其自身先是一個大混合，今又不能得其混合之相互分量。無論朝鮮語基本上出于高句驪或新羅，其爲混合語，可以其親屬難明知之也。

「三韓民族」一名詞在三韓時或即不能成立，其是否爲後高麗之本體尤不可知也。

第四章 漢晉間東北之大事

自漢武統一區夏之後，玄菟樂浪永爲漢郡，其南北各異族部落皆臣服，至於漢末三百餘年中，雖王莽時稍經紊亂，究未失此版圖。光武中興，祭彤守北邊，內外率服，遼東重見昭宣之盛。此數百年中，史書不記遼事，以太平故無事可記也。此時漢化在此舊疆新郡上植其最深之根業。逮靈帝時，中土分崩，然後遼方多故。割據遼地者，有公孫度一家三世。公孫氏亡，東北直隸於晉。直至東晉永和八年^{西三}，慕容儁稱帝，然後東北非中華帝國之一部。茲分述此時中大事如下。

第一節 曹操征烏桓 據後書魏志通鑑

烏桓 魏志作烏丸

者本東胡也。漢初，冒頓單于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其生活爲游牧部

族，非東夷城柵者之倫也。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其後王莽虐用之，遂叛。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西四}，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侯。擊匈奴鮮卑。鮮卑亦東胡別種。後置校尉于上谷寧城，開營府，並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西一零}，烏桓與南匈奴

奴始入寇、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大破之、無何乞降。其後服叛無常、迄靈帝時、諸郡烏桓大人各自稱王、中平四年西一八、前中山太守張純叛、入遼西烏桓大人丘力居衆中、誘其寇邊、而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西一八、以劉虞爲幽州牧、劉虞宗室名士、漢胡之望也。虞購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西一九零至、中丘力居從子蹋頓總攝三郡烏桓部衆。建安西一九六至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與袁紹合、遣兵助擊瓚。及瓚滅、紹寵任烏桓、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柔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曹操歷破袁紹子袁譚袁尙、尙奔蹋頓。時漢末大亂、北邊多故、幽冀諸州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尙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冀州、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曹、即以柔爲校尉。其時蹋頓於烏桓部中爲最強、袁尙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建安十一年西二〇六年。操將征之、鑿渠自呼淹入泃水、名平虜渠。又徑洵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十二年夏五月、操至無終、今河北薊縣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操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操乃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尙熙奔遼東、衆尙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丸、或說操遂征之、尙兄弟可禽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尙熙及僕丸等、傳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閻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

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

於是烏桓永寧、遼東歸附，漢朝威力重振東北。東漢之世，烏桓散居塞內，鮮卑游牧大漠。當漢室隆盛，烏桓爲捍邊之銳卒，及紀綱既亂，乃最爲肘腋之患。曹操之平烏桓，阻遏五胡亂華之勢者五十年，其有功于民族文化者實大。烏桓一平而淪落，五胡之亂，烏桓不與也。

第二節 公孫氏據遼東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後舉有道，除尙書郎，遷冀州刺史，旋免。

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遼東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西一九零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

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禪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曹操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

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西二〇也。十二年西二〇，曹操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尙等奔遼東，康斬送尙首，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曹丕踐阼，遣使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恭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西二二八，淵脅奪恭位。

魏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南通孫權，往來賂遺，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於魏。孫權大怒，欲渡海擊之而不果也。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景初元年西二三八，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二年西二二九，春，遣太尉司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懿軍至，令衍逆戰。懿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懿令軍穿圍急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

始度以中平六年西一八九，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按、公孫度未足稱也。以彼凶殘、非能起家於中州郡國者、彼之成事、正以在邊境耳。創業者立暴亂之規、守世者持首尾之端、不兢兢以修政事、而唯以自大爲務、卒以敗亡、其個人不足惜也。然依時勢所演定、公孫氏之據遼東也、其意義不同於一般之割據、蓋與漢族在東北勢力之消長有甚切之關係焉。公孫氏北輯夫餘、東翦高句驪、墮其丸都、南爲百濟建國、拓荒地爲帶方郡。帶方郡一部分割自樂浪、一部分故爲荒地。伐韓濊、出流亡之漢民。帝國雖失一角之統一、漢化實獲東北之重鎮。果漢末遼東得人、更不如公孫氏者、經中國之亂、高句驪韓濊必并起、中國之失東北、或如失北地矣。魏朝平定東北之後、果能任毋丘儉、如漢之任祭彤者、內無易代之事、外修兵革之備、亦何害于天下後世之大事？無如司馬家兒、先伐英傑、後成禪代、司馬叡以平吳之盛、竟不能不羈靡慕容氏、內政之影響于邊事者如此！未有自亂其政、而能又安邊境者。求之于己、則直之于人矣。

第三節 毋丘儉平高句驪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

今山西西南境、聞喜縣。

父興、魏黃初中有功西陲、封高陽鄉侯、儉襲父爵

爲平原侯。以其爲明帝爲太子時之舊人、即位後甚親用之、歷官中外。

青龍中、帝將圖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度遼左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尙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

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懿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

正始中、西二四〇至二四九年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

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西二四二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頌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灌、民賴其利。

儉旋轉爲鎮南將軍、以拒吳。其後司馬懿謀奪政權、以行篡代、儉遂於正元二年西二四五起兵。事敗、被殺、事見魏志儉傳。

魏志本紀繫儉平句驪于正始七年。西二四六其平句驪所樹諸碑之一、於清光緒三十年西一九〇四

七月由奉天省輯安縣設治局員發現於輯安縣境板石嶺之西岔。碑文凡七行、下部殘闕、所存不及五十字。其文曰：

正始三年高句驪宮舊釋宮作官、今未見拓本、僅據鋅版、難遽定之。然官字頗不辭、宮則正是此時高句驪王之號。

督七牙門討句驪五

復遺寇六年五月旋第二字明是遺字、而舊釋作遣。旋下應爲師或軍字、則遣寇不成文理也。

討寇將軍魏烏丸單于末字僅存一角。

威寇將軍都亭侯

舊釋侯下有六字、今據照像鈔版印本、看不清晰。

行裨將軍領

裨將軍

舊釋第二字作裨、今所見照像鈔版印本不清。果此字爲裨，其上字當爲行。

按前三行是記事。宮者、此時高句驪王名。

見魏志

後四行應是從征諸將之記名。第四行乃烏桓

主帥之從征者。據魏志烏丸傳引魏略、景初元年秋、毋丘儉討遼東、右北平烏桓單于寇

年之魏烏丸單于非寇、已見本章第一節末。魏平烏丸後、烏桓從征、已見本章第一節末。儉名及官號當在第一行之末、出于敘事中也。據此

碑、知毋丘儉平高句驪非一年事、魏志紀繫于七年者、繫其成功之年耳。

據魏志、足徵毋丘儉之征高麗、不但破其國都、且積極的經營其地、故云「穿山灌漑、民賴其利」也。

第四節 慕容廆創業遼西

鮮卑者、五胡之一、前燕後燕南燕者、十六國之三也。晉失其政、天下大亂、帝統南遷、胡羯稱制。於是中原文物之盛、淪爲異族爭奪之域、世所謂「五胡亂華」也。五胡之中、有漢化極深者、有漢化頗淺者。慕容廆之曾祖、始入居遼西、其受漢化遠遜匈奴劉氏。然慕容廆及其子孫三世、雅慕華風、故建國東北、頗有文物、初服晉朝、亦盡臣節、非石氏赫連氏等之比也。慕容氏三國之事蹟、及其別支吐谷渾、乃一般中國史上之一段、今不能具述、但論其創業于遼西並紀其興亡年代焉。

鮮卑者、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逐匈奴西去、並移其遺民于郡國、終以地理之不宜、不能殖民、其地遂為鮮卑所有。鮮卑於漢、「道暢則馴、時薄先離。」後漢書贊語至檀石槐始大、盡

據匈奴故地、重為漢患。魏武平烏桓、稍殺其勢。檀石槐所置中部當漢郡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大人有慕容氏。魏

志注引魏初、慕容氏之莫護跋率其諸部入居遼西。以從司馬懿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

于棘城。棘城晉屬昌黎郡之北、以慕容為姓。按、晉書釋慕容二義、皆以漢語之音義釋之。魏志三十

固鮮卑舊氏名、非漢語也。子木延、從毋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御覽引十六國春秋大都督木延子涉歸、以功進

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華風矣。

涉歸子廆、幼時晉安北將軍張華一見奇之、謂曰、「君後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大

康五年、西二廆立、十年、西二遷於徒河之青山。寰宇記七十一、徒河城、漢縣、有廢城在柳

按、徒河故城當在今錦縣義縣間。元康四年、西二定都大棘城。今義縣西北永寧西三一、中、燕土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

獲濟。晉帝褒賜命服。值永嘉之亂、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時遼東之晉官相殺、附塞鮮卑借辭為亂、百

姓流亡者多歸于廆。廆以勤王為名、平遼東之叛亂、鮮卑徙其部衆于棘城。瑯琊王承制于建業、廆

遣使浮海勸進。及王即帝位、東晉元帝授廆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

亡多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

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楊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

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

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

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焉。虜覽政之暇、親臨聽之。

太興

西三一八
至三二一

初、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悲、高句麗宇文

南匈奴之一部

段國鮮卑之一部皆乘
永嘉之亂以建國

者。合以伐虜、虜敗之、於宇文營中獲皇帝璽三紐、送于建業。於是拓地益廣。晉帝拜虜車騎將軍、平州牧、丹書鐵券、承制海東。羯主石勒遣使通和、虜拒之、送其使於建業。勒怒、使宇文乞得龜擊虜、虜滅之。晉成帝即位、遣使與太尉陶侃箋、痛論中原羯胡之害、江外禍變之耻、時王敦蘇峻相繼作亂。約以戮力王室、共圖匡復。其結語曰：

虜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勅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

同時齎其東夷校尉等上侃疏、求朝廷除虜燕王。朝議未決而虜卒。

虜之事晉、自非盡出于本心、蓋一由于政治作用、二由于嚮慕漢化、然晉室自身之由來、其孝

子慈孫便以爲安得長久、晉明帝語南渡之後、王敦蘇峻相繼作亂、即王導之節亦非蘇武之節、陶侃

嘲導陶侃行跡又非無可議者。以如此之榜樣、欲期遠方歸化之戎夷存孤忠於隔絕之域、實爲不

可能者。如虜所爲、固由于嚮慕華風耳。

虜卒、子皝嗣、猶奉晉正朔、而甚無臣節。以與段遼段氏東郡鮮卑之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

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相攻、詭稱藩于僞趙王石虎。旋滅段氏、復以宇文爲患、而高句麗去國密邇、其

高句麗已乘晉亂向北拓土。謀先翦之。晉咸康八年西三四二晉書載記係于七年。毳率勁卒四萬人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

又使慕容翰慕容垂爲先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毳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

都。釗單馬而遁。毳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毳。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滅宇文國。拓土千里。又晉書載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

克之。置戍而還。晉書記此未係年。永和三年。世子慕容儁及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克之。虜其王及部衆

五萬餘口以還。終毳之世。受晉封拜。毳亦頻遣使貢獻焉。毳性猜忌。而雅好文籍。造太上章。箸典誠

興東庠。每親至講學。虜主中之矯矯也。

毳卒。子儁嗣。乘僞趙冉閔之亂。南下定鄴都。遂于永和八年西三二晉皇帝位。儁自薊遷鄴後。東

北西三方皆拓土。南亦敗晉師。儼然爲中原最強之虜朝。

晉升平二年西三八。儁死。子暉嗣。以慕容垂之降前秦苻氏。卒于晉太和五年西三零。爲苻氏將王

猛所破。自鄴北奔。見虜于秦兵。前燕遂亡。

此後慕容垂苻堅敗後。一度復國。傳四世二十四年而滅。漢人馮跋繼之。有故慕容燕國之

本土。卒以劉宋元嘉七年後若干年滅于拓跋魏。史未記其亡年

東北疆土。經前燕前秦後燕北燕之傳舍。混亂異常。洪氏十六國疆域志多不可據。今不得而

詳焉。諸國在中國之消長。尙可譜之。其在東北邊境之出入。則無記載。

藉此變亂。高句麗大拓版圖。拓跋之平營二州。實不能遠過遼河之外也。

按、慕容氏起家遼西、紹代北之武俗、承中原之文化。虜子孫三世雅好文籍、興學箸書、以歸漢化、五胡之中、自匈奴劉淵以外、莫之比也。其重用晉士、以爲治國行政之資、河東裴疑以中土舊族、膺將相之任、自苻堅之用王猛而外、莫之上也。其遠崇建業之庭、同心夷夏之辯、亦是最有效之政治的作用、此其成功之原因、非徒恃漢俗、便可鷹揚青豫者也。

漢至隋郡縣沿革表勘誤

頁數	行數	誤	正
四六	查氏考釋第三行	沓。渚出淵。	沓。渚出淵。
五三	賓從考釋第一行	揚。守敬。	楊。守敬。
五六	陽樂考釋第七行	遼水之西下奪去 (後漢書集解引)六字 「當在永洛附近」六字 應為帶方考釋之第一行	
六〇	永洛考釋第十行		
同頁	帶方考釋第一行	陽。渝縣。	臨。渝縣。
六二	昌黎考釋第三行	屬遼西郡下。	屬遼西郡後。
同頁	同上第四行	咸康二年。	咸康二年。
同頁	同上第五行	渝水後。	渝水下。
六六	棘城欄內第四行	慕容護跋。	慕容護跋。
七二	西蓋馬欄內	續志作西蓋馬。	續志作西蓋鳥。
七四	朝鮮下考釋第十二行	古渠願降。	右渠願降。
七九	不而下考釋第五行	皆以穢為名。	皆以濊為名。
同頁	同行	今不耐穢。	今不耐濊。

文書移局管房
書圖內案達房

上海图书馆藏书



9541 212 0020 1143B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月初版

本册定價六角

外埠酌加寄運費

撰述者

傅斯年

方壯猷

徐中舒

蕭一山

蔣廷黻

編輯者

傅斯年

出版者

傅斯年

委託發行者

北平北海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上海批發處

上海亞爾培路三三一號
國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員會

分售處

各地商務印書館及其他各書店

紅
字
了